

西安變亂日記

凡例

一、紀事貴乎信，故影響誇誕虛妄之事概所不及，使異日修史者取舍之際，無假審辨。

一、患莫大於寡識，辱莫大於忘恥，哀莫大於喪心，禍莫大於不知足，箸者於此，深致意焉。

一、記事多涉瑣細，使讀者見微知著，因偏及全。

一、記中之人多不署名氏，蓋有一二義：處境人各不同，不欲多所蔓引，一也。人孰不愛羽毛，不敢阻其遷善，二也。

一、書雖游戲，稿已再易。閱者倘有辱教，更正之責，仍不敢辭。

敍言

西安的變亂，開中外古今之創例。其危害國家，破壞綱紀，種種錯誤，盡人能說。如今事已過去，正不必清算舊賬，使心存恕道的人看了笑話。那麼，此編公布又有何用處？我的本意在下列兩點。

一、杜絕後來同樣的嘗試。我以為要辦政事，要談政治，必先要明白歷史。歷史是什麼？是幾千年最有智慧的人累積成的結晶。這個結晶體暗示我們後人種種立身處世的公式。公式內面，包含原則與方法兩種東西。方法可以變更，原則不能動搖。如果有人大膽要反其道而加以嘗試，結果斷無好處。刦持統帥之事，幾千年來，中外各國何以無人嘗試，可見此中必有不可嘗試之絕大理由。但是普通一般的感覺總以爲理由歸理由，事實歸事實，非待到事實的證明，理由即不算正確。好了，現在這個理由，已

經西安的變亂而證明不錯了。他們既不惜絕大犧牲來證明這個理由的正確，後人也可以看看榜樣不再去嘗試了。關於此點，我以為嘗試者反面的勞績是不可磨滅的。

二、諍諫社會。社會萬病之原，都在虛假。虛假不去，百藥無靈。我們現在固然應當迎頭趕上人家的科學，但是，如果以虛假的心理來運用科學，科學恰夠自殺。固然也應當竭力保持自家舊有的道德，但是，如果以虛偽的心理來講究道德，道德也夠自殺。凡事凡物，與其失之虛假，甯可失之粗劣。粗劣還可局部改良，虛假便是全體失效。粗劣的毛病在皮肉，容易辨別。虛假的毛病在膏肓，難以治療。所以，假的古董，不如粗的土器之有用。要闡明此理，非三言兩語所能辦到，此書也不是說話之所，不過在此處要社會透澈了解，猛勇覺悟的，是一句類似老腐敗的話，就是「虛假必敗」。如果不信，請看此編內容。

西安變亂起於十二月十二日，終於二月九日。當時事實可資考查的，惟有報紙。然而西安報紙不是密不通風，便是信口開河，外間消息多半傳說失真，或則烘染過當。想求一種確實紀載，直到現在，還不可得。箸者當時身在危城之中，從頭到底，一一親歷，雖不敢說不爽分毫。卻也是十得八九。當時不過信筆游戲，事後才稍加整理的。從來官書往往是只求文章好看，不管事實真假，誣賴好人不少，反不及筆記野史的率真。這又是於上列兩點以外所以要公布的小小原因。

箸者既無黨派意味，亦無政治背景。並非藉此攻訐，亦不圖有獵取。至於摹仿何人，阿附何方，更是生平認爲恥辱之事，不敢稍存不肖之心。不過區區也妄自高攀是中國國民之一，斗胆說國民可以說的話而已。如果因此而惹出是非口舌。只可算是自家錯生了時代，理應倒霉，決不怪人家氣大量小。

願請臨潼往步齊整人餘千生學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天氣晴和，西安的學潮逐漸擴大。始而高中的學生閩校長，出傳單罵人；繼而暗中結合各校，要打倒這個，打倒那個。這本是丘九們飽食終日，發洩體力的常態，倒也不在話下。但是這幾天似乎情形有些不安，滿街都是標語，其中停止內爭一致抗日等話頭，尤大有聽人刁唆的嫌疑。

午後聽說有男女學生一千多人，整齊步伐，要往臨潼行轅請願。臨潼離西安五十里，結隊徒步，半天功夫是不能來回的。他們的計劃，是出中正門搭火車而往。軍警們慌了，便把兩扇城門關起來，禁止通過。後來不知如何交涉，又開了一扇，學生們一擁出城，與車站交涉，無效，就悲憤填膺的徒步向臨潼。可憐許多十來歲的小學生，還不知請願二字如何解釋，也被那些年高有德的同學威嚇同行，弄得筋疲力



盡，敢怒而不敢言。『臨潼無旅店，今夜宿誰家？』然而要去抗敵救國，也說不得了。

晚上我急要打聽學生們的消息。我

也知道結果是不會有，但是很耽心他們今晚的食宿問題。就有朋友來報，說他們行到離西安二十里的灞橋，恰遇着張副司令由行轅回來，便攔着演說一番。

除痛哭流涕不計外，更義形於色的說：

『我三天之內與你們一個圓滿答復，我張學良不是任何人的走狗』！學生們受了這一鳴咷針，也就奏凱而回。

十日



說演着攔便令司副張遇怡橋灞里十二安西難

天晴。街上不見動靜，頗有太平氣象，大概是因學生們的使命經過昨日一場示威

，已達到最後階段，不能再有進一步的辦法之故。自來國中學潮，每次都不是簡單因素演成的。西安學潮又豈能獨逃此例？再進一步說，東方民族每發生一種堂皇偉大有聲有色的論調，從好的方面追溯他的原因，大概十有九回是謬以千里，從壞的方面逆億他的背景，往往是正中下懷，這就叫做道地東方文化，碧眼黃髮的哲學先生，無論如何聰明，是絕對不能了解的。東北軍懷念故土，主張打回老家，誰能不表同情？但是他們一年半以來剿匪的戰鬥力，也就難說。若說剿匪無心，所以失敗，抗敵有志，一定成功，恐怕『是否屬實』，尙待『查明覆奪』。況且士兵們身在前線，抗敵剿匪，都有切膚之痛，在理論上說，他們應該先行慷慨激昂，發表意見，然而事實上卻是身在學校的學生們爲之前驅，代鳴不平。這當中有無別情，實在難以懸揣。

十一日

天氣陰晴不定。本日想作一篇論文，搜集材料，埋頭苦讀，半天不得出門。外間的情形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注意。晚上七點，在宴會席上，遇見東北軍兩位朋友

，一個是管文字的，走得很早，一個是管銀錢的，散得却遲。

約莫九點鐘以後，有幾個朋友來談。其中一人說：『昨天在臨潼行轅等候傳見的時候，聽見張副司令在隔壁與委員長談話，斷斷續續，聽不清楚，似乎是討論什麼問題，足有兩點鐘之久』以外又談些天下古今。到十一點鐘才各散去，一宿無話，不提。

十二日

午前約五點鐘，遠近雜亂的步槍，手槍，機關槍等等聲音驚醒了我。在枕上洗耳靜聽，聲音並不十分激烈，却是城內城外同時發作，有時且有一二響手槍的聲音，近在百米達以內。我就將我平時判斷事理的古代腦筋運用起來。哦！是了！共產同志們暴動了！不是！城內軍警如林，他們不敢！哦！是了！張楊火併了！不是！臨潼在望，他們不敢！哦！是了！張部兵變了！不錯！兵變！一面自思自想，一面披衣起牀，打電話問一個黨部裏朋友，以為他或許知道，不料他不但不知，而且態度沈着，連槍

聲都還不會聽見。後來他的回答是『讓我問問公安局，再行轉達』。我靜候五分鐘以後，再打電話問他時，奇怪！電話長眠不起，問同居朋友時，他說『我的一樣幽默』！便知此事有點不妥。天快亮了，槍聲仍舊不斷，到了七八點鐘之交，一個同街的朋友忍耐不得，即打電話問綏靖公署參謀處的熟人。那邊回答是『東北軍收中央憲兵與公安局的槍』。這邊問『你們怎樣？』那邊說『我們是一事的』！

到了此刻，我才恍然大悟。哦！是了！臨潼此刻不能無事！不知臨潼的事已早過去了。

一個女同志跑來說道：『這不是反叛了嗎？渾蛋！』我說『主動是誰，還未明瞭，姑且稍安勿躁』。

一會兒同街的有人傳說；『街上發現傳單，張楊二將軍宣布八項主張，內容記不



綏靖公署

清楚』。此時槍聲已停，街上漸漸有人行走。又過一會兒，焦急得什麼似的，才得拜讀八項主張的內容，我匆匆看完一遍，又字斟句酌的咀嚼一番，腦筋中又穿鑿起來。

暗想，如今的年頭兒，誰不會替本身打算盤，這些惹火燒身之事，誰願去幹？這一定是部下幾個優等冒失鬼，不待主官同意做出來的。再不然，恐怕索性連他們的主官現在都失了自由也難說。我此種判斷，一直等到午後四點鐘，在一個朋友家裏看見張楊的通電，方才自行撤銷。然後才知道人類心理學並不如此簡單。以歷史上的人物來與時下的好漢對比，是大大的罪過。使我長吁短嘆好半天。

世界上運用文字的技術，要算中國人能登峯造極了。各種羞人答答的事，經文先生筆端一搖，立刻就能湧現四維八德，毫無痕跡。尤其現代歐化名詞加多，更是有左右逢源之樂。明明是白晝鑽營，他能改爲公開活動；明明是師心自用，他可說是個性很強；靠山呼爲背景，釘梢叫做追求，狼狽爲奸謂之合作，巴結上司稱爲擁戴，面皮老，叫做態度鮮明，心腸狠，叫做意志堅決，其例不勝枚舉。總而言之，裏面有一件齷齪的內衣，外面必有一件漂亮的外套。這一次西安的玩意兒，如其要名正言順，又要綾

文先生們的腦汁了。我正替他發愁得緊，他們却冷不防在國粹中找出兩個大字——兵諫。這個古香古色的名詞，誰都知道出在東周列國。既是祖宗留下遺產之一部，子孫們承襲借用，誰說不該。不過其中卻有老大一個窟窿，因為鬻拳同志雖然享了兵諫的權利，後來卻盡了別足的義務。他們權利算是享了，不知可能割捨穿馬靴與乎跳舞的家具，且聽下回分解。

十二點前後，天空忽然發現飛機五架，初時大家不甚注意，以後越來越多，總是五架一隊，也有單翼的，也有雙翼的，共計三十六架之多，大家都帶着興奮的意味，互相報告說：『洛陽方面已知道這兒的事情了』。

午後各方朋友分批來寓探聽消息，報告情況的，不下七八起，黑壓壓塞滿一屋。各說各的新聞，指天畫地之餘，自然難免嗚呼噫嘻等悲調字眼。統合起來，是蔣委員長的蒙難，邵元沖等的殉難，各文武官的被扣，各機關的被搶，錢大鈞，邵夫人的帶傷，——甚或說傷重已死，——等等消息。至於此次舉動的中心問題，是否赤化，卻無法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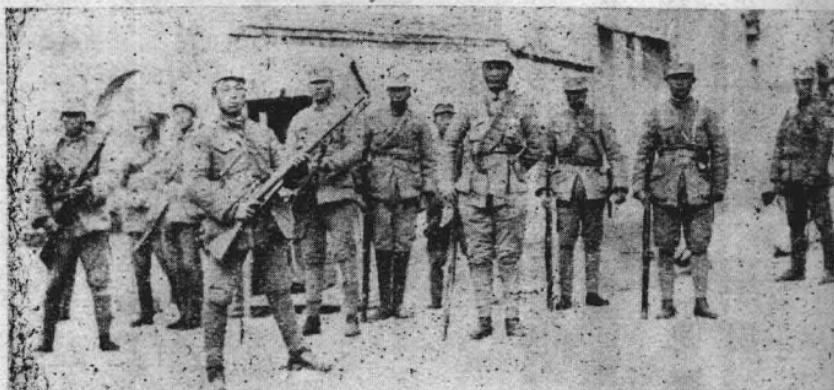
四點鐘左

記日亂變安西

掩 半 開 都 都 商 店



右，我與兩個朋友出門，在街上又遇着三四位作政訓工作的朋友，大家都穿着便服。微微點頭示意，零星散漫的同行。先到最繁華的東大街探看形勢。



惡狠狼昂昂氣武裝色灰動物

械繳圍局該隊派



這時正是嚴冬時節，天地一片陰森慘淡之氣，街上行人稀少，商店都是半開半掩，有的緊閉雙扉。最使腦筋受刺激的，是惡狠狠氣昂昂的武裝灰色動物，立在十字口，滿臉的刀槍炸彈氣，使人不敢正視。我們行到一處，看見許多人駐足圍觀，知道必有新鮮景緻，大家也擠上前去一看，原來是新委的戒嚴司令的布告。大意是：『此次學生遊行請願，本出于愛國熱忱，乃公安局竟敢開槍擊傷學生，殊屬不法已極，爰於本晨派隊將該局包圍繳械，以平衆憤。仰合城居民各安生理，毋得妄自驚擾。切切此令』。天大的事，經他說來，便覺溫文爾雅，毫不相干，反覺合城十六萬市民今晨一番驚恐都是庸人自擾，大可不必的。此種文章叫做『鋸箭法』。什麼叫鋸箭

法？從前有人身帶箭傷，忙請外科醫生前去拔箭療治。這醫生看了，連說容易容易，立刻拿出鋸子一把，將箭桿從傷口處鋸斷，箭頭仍舊陷在皮肉裡面，便拿了診費，拔腳要走，病人急了，說：箭頭還不會拔出，如何便走？這外科醫生說：『皮肉裏面的事，宜請內科。我外科之事已了，焉得不走？』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這篇告示做得不壞，因為戒嚴司令只管本城秩序，不管政治問題。所以他曉諭市民，意思是：『你們如果為政治問題而驚擾，那是聽憑尊便。如果為公安局繳槍而驚擾，卻是多此一舉』。從布告以後，如果市民還要驚擾，戒嚴司令是礙難負責的了。

邊業銀行的經理王景越昨晚犧牲了。邊業銀行原是東北軍軍官們集資辦的，該行經理原無犧牲的理由。只因十七路軍軍隊奉令前往農民銀行肅清法幣。不料農行與邊行同在一條街，相去不遠，軍爺們行到那條街上，因法幣在邇，情緒緊張，就錯走了門路，邊行的衛兵不肯讓步，彼此衝突起來。王經理以為是法定土匪，前來搶刦，便開槍還擊，不到兩三個回合，就死於非命了。這叫做『大水冲了龍王廟』，自家人認不得自家人，冤枉之至。也可憐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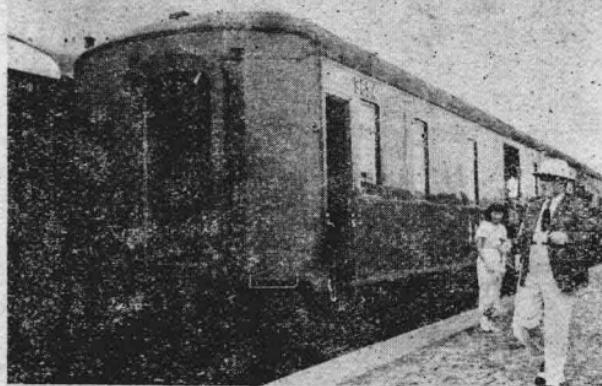
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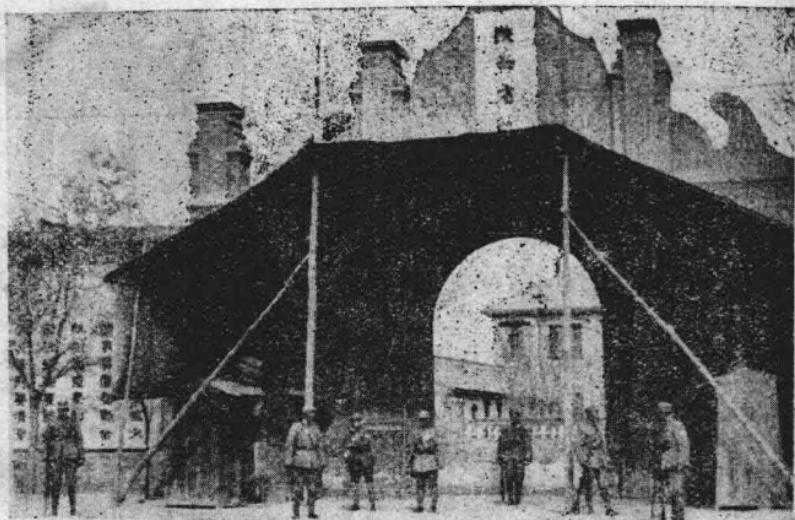
自昨晨開始，城內外大舉搶劫，省政府，公安局，保安處，憲兵團，胆敢抵抗神聖的救國工作，自然萬分該搶，不成問題。其餘無抵抗能力的機關，以及私人住宅本可不必開槍，然而不開槍不能發揚威力，而且無聲無臭的就拿人家的東西，在形勢上亦覺不成體統，所以也就一律開起槍來。表示是經過激戰以後，些小損失，便

在這種理由下在西安招待新所犧牲的。活動的範圍，買回先前還只以有關係的人家的爲限，後來越弄越感興趣，索性大規模的貫澈起來

綱。事後統計，各商店民房被搶的共有七百七十餘家。損失確數，無從查考。

西安車站損失最重，商人存站的貨物，不下幾十萬，全數肅清。軍隊平時看見路局由





比國新買回國的綠鋼車，早已眼中出火，趁此時
節，施展神威，將玻璃門窗打個粉碎，拔出刺刀
，將絨墊皮牀窗簾牀帳之類，割成片片，方算稍
了心頭之恨。此一筆損失，也是可觀的。重慶行
營交通處的繆處長，恰因公事到西安，躬逢其盛
。在一夜之內，丘八惠顧九次之多，而且平均算
來，每三次中，必有一次要宣佈他的死刑，以資
威嚇。嗣後看見實在搜尋不出東西，方才赦免。
統計幾小時的工夫，他被槍斃三次。

省政府向來有中央憲兵一連保護着，十二日
未明時分，楊軍前去收槍，就彼此衝突。邵主席
由夢中驚起，當差的小廝看見事變，拉着他下樓
，往西面就跑。丘八們看見，齊聲道：「跑了跑了！」劈拍就是一排槍打去，幸而未

曾被他傷着。後來許久，才有軍官出頭，很有禮貌的說，是楊主任請主席到新城講話，並無別故。同時又恐怕士兵們不懂手續，還親自監視他們，將府內的公物，和職員的衣物銀錢，連邵主席歷年辛苦搜集的書籍，一并捆載送回營去，方才放心」。

張楊劫持統帥，開幾千年的惡例，心理已是荒謬絕倫，方法尤其危險無比。當十二日午前四五時頃臨潼盲動時候，兩個首領並沒親身前去，只由東北軍方面一二個暴徒去做。暴徒帶領嘍囉與行轅衛士衝突時，亂槍齊放，毫無顧忌，蔣委員長所住之室受彈不少，幸蔣委員長登時即已退往華清池背後，未曾有意外之事。

後來衛士傷亡淨盡，亂兵尋不見人，急用電話報張，說委員長不見，張聽得報告，驚惶萬分，拿電話耳筒的手不覺發抖，連連吩咐「趕快找！趕快趕快！」設使當時有不測



華清池

之事，大局固然天崩地裂，西安二十萬軍民連張楊二人又豈能倖免？此公幹事之幼稚輕躁，真還可以，究竟還是楊先生有閱歷，他是不會派嘍囉參加的。

西京日報被封，改名解放日報。新出台的宣傳急先鋒，態度的鮮明，論調的激烈，當然比得上留聲機器。即與十七路軍素有關係的西北文化日報

，當然比得上留聲機器。即與十

七路軍素有關係的西北文化日報，平時吶喊擁護中央，服從領袖，恨不得肝腦塗地的，現在也覺

今是而昨非，說了許多贊美上帝

的話，開口『張楊二將軍』，閉

口『救國領袖』，叫人發生麻麻

的肉感。這兩家大報在前面吆喝

開道，其餘那些自生自滅的小報

手拿着明晃晃綱刀，叫人信仰，究竟左手還拿着一本高蘭經，給人家以信仰的材料。



改名漢奸，又不說明。其實在我

看來，際此綏遠戰事緊急的時候，除了爲個人與小組織的權利和地盤而破壞全國力量閒接替人家作內應的人們

，這漢奸二字的頭銜誰也不配享受的。謨罕默德雖然右

西北政訓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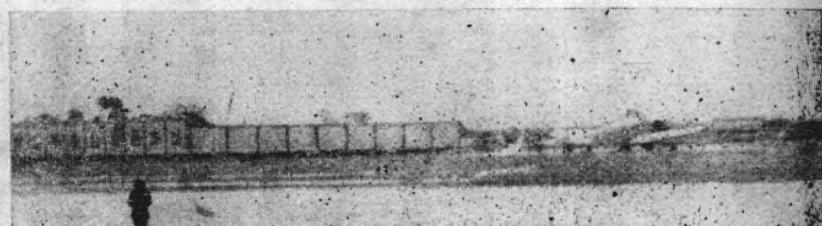
『救國文丐』既拿不出使人信仰的理論和事實，卻偏要開口罵人，出手給人家戴上一頂自己應戴而不戴的帽子，這叫做『言論流氓化』，或『暴徒化』。這種現象，也不僅西安爲然，西安的流氓暴徒是從大都會偷學來的。

西北政訓處的衛兵，原是借用東北軍，『救國軍』進攻時候，自然用不着衝鋒陷陣，只要呼嘯一聲，便一擁而入。正在行使預定計畫，檢討衣物之際，不料外面又殺來一彪軍，都是同心同德的。兩家權利衝突，便在室內排開陣勢，預備要打成一片。處內值宿職員還有二三十人，立在奮鬪的夾縫中，只有靜候解決。幸好職員內有三個東北同胞，趕快挺身出來仲裁，說：『大夥兒既都是同氣，又都是相求，儘可和平解決，不必武力從事。反正這些東西，我們都已下了最後決心，要公諸同好的』。這兩大勢力聽

了同胞口音，先就有開胃健脾之感，及而也覺和平還未絕望，不必放棄和平。這才化干戈爲玉帛，由雙方各派大使，彼此誠意磋商，一切箱籠，衣服，鞋襪，硯盒，紙張，棹凳，統統平均分配，利益均沾。大家各自接收清楚，方纔滿面春風，互道珍重，各回山寨，不提。

西安飛機場的中央飛機同時被扣留，倉庫內還存有汽油三千箱。張副司令本是航空專家，對於此物特別關心。想起這宗寶貝放在倉庫，終是漫藏誨盜，太不妥貼，就派了一排武裝士兵前往起運。正在工作之際，十七路軍聽得消息，便派了一連之衆，跑步而來。雙方也是兩陣對圓，準備廝殺。後來還是飛機場職員出面做威爾遜，主持和局，兩家各分一半，方才恨恨而散。

襲擊臨潼行轅的亂軍指導者是孫銘九和白鳳翔。孫是張的衛隊營營長，最是親信的。白是張的旅長，張怕他不可靠，先把他部下的某團長叫到密



西 安 飛 機 場

室，使用單人教練。經過很細密美妙手術以後，團長表示服從了，才叫白鳳翔來告訴他的辦法。白鳳翔的家眷同時即被監視。白見上下交通，知道除睜眼跳岩以外別無保全身家之法，只得硬起頭皮，遵令盲動。雖然盲動任務達到，事後卻害了一場大病。

此次中央來陝的文武大官，事變以前，都住在西京招待所。十二日未明時分，由十七路派兵一營圍團園圍住。總指揮預定由東北軍某軍官擔任，以昭鄭重而表和衷。不料士兵們開槍以後，看見裏面落花流水之狀，興會格外濃厚，竟自大義滅親，順便將總指揮官指揮部隊的手槍也一并繳械。總指揮有冤難伸，只得獨自一人徒手凱旋。士兵們既已升堂入室，便將各大官存儲帳房的法幣一網打盡。法幣已空，再拿衣物等件。一切法定手續完畢，然後按照名單點名，以免漏去。那晚甘肅的省主席于學忠亦住招待所，還幸于本人在十二點以前即被張學良叫去，不曾放他回寓，不至連帶受驚。各大官被扣在招待所整天不給飲食，後來有幾個忍饑不住，嚷起來了，說：『要殺就殺，這樣虐待，是何道理。』事為張學良所聞，才將他的副官長撤職，重新優待一番。楊虎城也親到招待所慰問。據說慰問的方式，是向着每人一點頭，口稱『莫事莫事』。

被捕的人很多，待遇大概可分爲上下中三等。上等的是西京招待所的大員，與臨

潼行轅的職員們，雖然失却自由，到底是仍待以上賓之禮。中等的是各機關的重要職員，如科長處長委員之類，擠滿了新城的交際處，雖未能待以賓禮，卻亦不至十分難看。至於各機關的普通職員，就相形見絀了。如果經人告發，或密報，抑或武裝同志們一時高興，就由東北軍的軍警督察處，或十七路的軍法處，派人拉來，加上腳鐐一副，與盜匪享受相等，並不審問。你如果是含冤負屈，你自然會悄悄地呼天叫地。但是朋友親族是不准探視的。你如果有入替你呼籲疏通，或使用可以通神物品時，你也會無條件被釋放出獄，連誤會二字都不必使用。

他們最銜恨的是中央到陝工作人員。這些人都是藏匿城內親友之家。所以大街小巷，常常見有大批弓上弦刀出鞘的軍隊，將兩頭街口交通截斷，嚴密搜捕。那一種陰風慘慘白日無光的氣象，真叫人毛髮直豎，誰不替他們捏一把冷汗。然而畢竟一個也不會捉着。不過他們的寓所，卻是一律肅清了的，妻子兒女，東流西散，著實可憐。

本日軍隊開往酒精廠辦事處搜捕張篤倫，結果撲空。張篤倫在本年曾將漢中的一

個威靈顯赫的土豪當街擊斃。此事雖然博得一般受害民衆的同情，但是十七路軍已卸職的旅長趙××卻恨張刺骨，因為這個土豪是他的舊部。現在趙××再起，補了馬志超的遺缺，大權在手，此仇那得不報。張到省不久，因西京招待所人滿，就借住他的同鄉吳伯藩博士住的酒精廠辦事處。軍隊開到時，他早已避往他處。士兵們惡狠狠的五枝長槍頂着吳博士，要他交出人來，說『你窩藏漢奸，該當何罪。』又將酒精廠的汽車夫用槍頭打得鬼哭神嚎，逼着說出張專員的行蹤，結果總是不得要領。後來搜查半天，搜出張專員帶來買槍的公款六千元，和手槍一枝，大眾分頭放在腰包，這才心曠神怡，笑容可掬說：『吳博士，倒不料你這個人還很好。』呼嘯一聲，各自歸去了。

亂軍因平時每每被憲兵和別動隊干涉，恨入骨髓，然而無可奈何，現在報復時機到來，當然加倍努力。西大街的憲兵第三團團部，和七賢莊的別動隊，都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自然內面的抵抗也是特別奮勇，不過寡不敵衆，也只得犧牲了。死傷的數目，亂軍方面嚴守祕密，無法查考。憲兵團團長楊震亞從即日起失蹤，都說他已經殉難，雖還未經證實，但是以情形推測，是無疑的。

湘石門人

十四日

天氣仍舊陰黯森冷，早晨會見一個十七路軍的幕僚。據說『此次事變，事先楊虎城毫未預聞。一直到十一號晚上十一點鐘前，張學良忽然帶着幾個高級軍官跑來，神色非常難看，對楊說道：「我現在是忍無可忍了，非幹一下不可。倘如你贊成，我們就切實來合作一下。如果不以爲然的話，請你把我馬上綁送臨潼，聽候治罪就完了』。楊主任本不能答應，但是回頭察看他旁邊一排面孔鐵青的大將，個個都是弓上弦刀出鞘的光景，知道此時已不由自主，就立刻神色不變的答應下來，登時當面發布命令。這一席話說得委婉有致，輕輕的將一盆火炭往人家頭上一傾，自家絲毫不負責任，好不輕鬆爽快。但是卻證明了兩人斷難澈底合作。我是患了神經過敏病的，口頭一面問答，心中一面打畫。這個朋友既能向我說這一類的話來解釋他們的罪過，同時他的同僚當然不免異口同聲的這樣宣傳。此種宣傳，是含有重要意味的。如果宣傳普遍了，對方豈得不知。既已知道，豈不自危。既已自危，豈得不作準備。甲方既作準備

，乙方又豈能坦然不管。甲進一步，乙進一步，步步逼緊，火併便會實現。他們果能火併，大局便得了解決的途徑了。想到此際，心中暗暗歡喜，也就趁勢說了許多敷衍的話，使他滿意。

張楊二先生過去是極不相能的。自從民國廿二年夏間，中央的政治力量達到陝西以後，楊先生雖然交卸省主席，單任軍事，他的潛伏力量仍舊布滿全省，各縣民團都是由楊部在野軍官掌握着。縣長要不知進退，妄想將權柄移轉，撤換他的大隊附和隊長時，那是要你立腳不牢的。尤其蒲城縣是豐沛之邦，民團力量格外強大。因為這種情形，所以陝西的保安司令部始終不能正式成立，而保安的職權，却由楊先生掌握的保衛委員會行使。直到二十四年，才勉強成立保安處，直隸於省政府。保安處處長王應榆雖有心整頓，終是積重難返，莫可如何。王應榆去後，繼任是黃埔第一期的張坤生。因張爲人內剛外柔，又籍隸本省，所以還可敷衍一時；但是要澈底做事，却也一時談不到。陝北陝南的財政，先是分握在井岳秀孫蔚如手裡。到二十三年才由省府分設陝北陝南財政專員，將兩區的財政權收回，駐軍的餉項，由財政廳負責撥付，不得

自由向各縣徵發。這一場大事，雖然出了省府一身大汗，也難爲駐軍長官深明大義，俯順輿情，政治漸漸上了正軌。話雖如此，楊先生在陝西的勢力，仍舊是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天，情勢忽然大變。因爲東北軍十萬之衆，奉令開赴西北剿匪，又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張學良以副司令名義代行總司令職權，聲光赫耀，器械精良，大有喧賓奪主的氣概。本地駐軍，始而是局促不安，繼而是忌刻萬狀。兩方面的幕僚，都是不大通往來的。省政府與西北政訓分處的當局從中多方的周旋，無形的調劑，煞費苦心。兩方的首領雖然常常會面，喝酒品茶，鞠躬握手，臉上都蒙上笑容，內心仍是各懷鬼胎。但是到今年夏間，局勢忽又轉變。兩方的閒話漸漸稀少，外面的謠言漸漸消滅，聽說十七路軍還贈送東北軍輕機關槍二百挺。這種轉變，頗耐人尋味。但是樂觀派的人們，都從好的方面推測，以爲兩雄攜手，西北之慶。誰也不料攜手到極處，會鬧出軒然大波來。

此次事變的遠因，是由於東北軍無力剿匪，寬處回身。近因是由於中央軍大批入陝，急不暇擇。東北軍作戰的能力，除極少數的部隊而外，都不免薄弱。薄弱的原因

，高級長官應負全責。我以為要看軍隊作戰能力的強弱，要先看他的高級長官的生活狀況。高級長官如果衣食住行，簡單質樸，能與士卒同甘共苦，這個部隊是斷斷不可輕視的。如果他們鮮衣美車寶馬，大廈高樓，嬌妻美妾，閒來無事，還要加以麻將八圈，堂差幾位，他的部隊無論器械如何精良，表面如何好看，準是包打敗仗，決不容情。這種判斷法，有很強固的根據，然而多數人是忽畧了的。東北軍的高級長官們，自然也有能吃苦耐勞的，就是可惜太少。他們從東北到河北，由河北到西北，環境儘管每況愈下，生活卻是很少變更。然而下級人員的痛苦，則是有加無減。我曾親自到過好幾家東北軍下級職員的家庭，那一種窮苦淒涼的景象，真是叫人要洒無限同情之淚。因為上下生活的對比，我就判斷這軍隊上下是打成兩橛的，頂好不要多打仗。再就前方的談話綜合印證起來，事實也確與判斷相合。所以他們剿匪一年多，損失很大，成績很少。到後來自信的心理漸漸消滅，簡直不願多與敵人會面。聰明的共產黨就乘機宣傳，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掉向外轉。他們正在難以下台之際，聽了此話，恰合口味，都紛紛呐喊要打回老家去。平心來論，他們要打回老家，在理論說，是

持之有故。就心理說，卻值得研究。但是下級人員既鬧得震天價響，上級長官就免難於應付。始而也是設法開導，希望回頭。但是你會相機洩氣，人家也會加緊放火。這樣彼此掙紛鬥爭，經過至少有半年之久。結果是人家勝利，自己成了倒栽寶塔，上身岌岌動搖。首領爲了個人地位計，就顧不了許多。正在這樣打算之際，恰巧中央軍某某三師來陝助剿，同時又有將發表某人爲某某四省的某某官的謠傳。在中央方面，此種挽救辦法是必要的。在另一方面，却老大誤會，以爲有心對我不利。打人不如先下手，不問青紅皂白，就自由行動起來。『大局不必管他，本身地位要緊』，時下英雄們的思想路線大略相同，本來不算稀奇，不過這回表現得特別認真罷了。

在事變前幾個月，東北軍一個朋友曾對我談及他們領導者的個性問題。據說：『此公個性異常之強，一切事情都由他自主，任何人不敢過問一點。幕僚們大家都知道主官的脾氣，也就把「盡忠補過」四字放在腦後，誰肯爲人家的事，自討莫趣。』說話的這個人與領導者關係不淺，他的話當然可信。但是我卻還誤會以爲這個人世故太深，故意作此反乎事實的宣傳，預爲本身卸責地步。因此不大敢信。因爲，凡是能領導一

部份的人，都必有他的一部份過人之長。而『個性太強』四個字，表面好看，裏面卻包含着『師心自用』，『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種種弱點。有了這四個字的實質，便會把一切過人之長遮掩得不留痕跡，這個人終歸不會成功的。中外政治史上的成功者，惟一的成功因素，就在『集思廣益』。就中國歷史上首領人物比較，要推魏武帝才幹最大，唐太宗還要屈居第二，然而魏武帝的事業是荀彧荀攸郭嘉諸人的腦力造的。唐太宗的事業是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諸人造的。兩個首領只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本領不可及而已。什麼『天縱聰明，神機獨運』，都是史官拍馬之詞，信他的話，定要上當。韓非子說：『上君盡人之智，中君盡人之力，下君盡己之能』。又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之君與奴隸處。』這種觀察和判斷人物的公式，給後人許多便宜，省卻在十字街口去請人看相算流年許多麻煩。但是，現在劃時代的聰明政論家決不會相信，不相信的惟一理由是『古今不同』。他知道古今時代不同，卻不知道現時代的人的毛髮血肉還是與祖宗無別，任你上天入地，逃不了他這個鋼鐵鑄的原則。所以在我看來，此公此次弄糟的原因，就在『個性太強』一

點。而且斗胆再說一句不知好歹的話：『他要是再不改良，以後連弄糟的機會也都沒有了』。

自從袁慰庭先生圖謀稱孤道寡，發起籌安會以來，便教壞了中國許多良民父老子弟。每有大事，必有民意來點綴風景，黼黻文明，就像富貴之家婚喪大故之有軍樂一樣。西安這一場大故，既是鬨動全球，震爍古今，自然應有民意出現，才足以昭核實而壯觀瞻。於是救國會就此登場。商界救國會，婦女救國會，工會救國會，某某省旅陝同鄉救國會等等名詞，陸續發現。救的方式，是召集開會。救的辦法，是發表宣言。救的表現，是借地掛牌。幾種工作完成，亂閩亂救了一陣，大家也就積勞成疾休息了。救國的報酬，聽說是將從前的各級黨務經費移撥過來的。在救的過程中，報酬是繼續有效的。

本日有友來談，說蘭州也聞風響應。一切手續如扣留，搶刦，搜捕，沒收，之類，都是援照西安成例，妥為辦理。同時有一種使人不忍聞的消息，是亂兵的姦淫。如果屬實，真是盛德之累，彼此相對歎息，都很希望此一節不確。

救國軍最注意的工作是『抓住羣衆』和『推進法幣』。抓住羣衆者，將羣衆抓來送往軍法處之謂也。推進法幣者，將法幣裝入卡車推進司令部之謂也。中中交農四行法幣現金十二日早上都已推進，還怕各行不明大義，私藏鉅款，又將各行職員用繩索綁去，以作抵押。同時又另委人員前去接辦。後來不知受了何處明人指點，說：欵項提完，銀行定然倒閉，金融吃緊，等于自殺。不如仍舊發還他們，但是不准支出，只准收入，錢也不至于飛走，這個辦法，豈不是如藏在外府一般？首領很以為然。但是既經拿進，忽又拿出，似乎不甚雅觀。不得已才於晚間人靜時候悄悄分頭送還。送還時候，數目自然不大相符。各行那裏還敢認真清點，只好陪笑，口稱不錯不錯，馬虎告收。從此西安匯兌就不通了。

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於十三日被張楊取銷，改名『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楊自行發表爲正副委員長，第二天又改爲正副主任委員，聲明昨天的頭銜是手民弄錯了的。這個軍事委員會便是西安的老祖宗，什麼都是由他產生。頭一個產生的是抗日聯軍第一集團軍軍長孫蔚如，副軍長王以哲。第二個是騎兵總指揮馬占山。馬占

山到西安不過十多天，就躬逢盛會，爲第二度的抗日英雄。唱了全武行，又演魔術，真是多材多藝。

本日英人端納由京來，探視蔣委員長。

十五日

天氣陰黯如前。連日來一到天黑，街上便不見行人。從晚到明，時時都聽見槍聲，越顯出恐怖氣象。

有一個朋友，大膽在街面洗澡塘洗澡，回來說：「好發財的救國軍。他們洗澡脫衣的時候，無一個不是滿身法幣，脹得飽飽的。就是進商店買東西，也都嚷着『拿好的出來瞧，壞的不要。』無一個不是寶大聲宏，富貴透頂。聽說他們頂如意的，有多至幾萬元的。古詩云：『腰纏十萬貫，救國上長安』。名利豐收，令人可敬。」

西安本來就土產謠言，現在格外豐富。本日都說教育廳長和公安局長已經槍斃了。更有人說，親自看見從鐘樓上綁下來的。我雖然不大相信，卻也很替他們着急。因

爲街上仍舊繼續搜捕，要是不幸被捕時，明白宣布死刑，固然他們未必有此魄力，但是暗下毒手一層，確是可慮的。本日城門大開，准人出城，但檢查仍是很嚴。漢中區行政專員張篤倫，清晨時分，由本地一個朋友，陪同各坐黃包車，大踏步走出西門。亂軍不認識他的面貌，讓他去了。送的人一直送過飛機場才回來。張君身材偉大，一看就像一員官，又並未化裝，前途如何，很替他耽心。

本日有幾位操南邊口音的女眷，因惦念着邵夫人的創傷，聯翩前往省立醫院探視。女眷們互相省問，本是常事，却不料因此大受丘八的白眼。丘八平時抑塞磊落之奇才，乘亂發洩，也是常事，却不料抗敵救國的八面威風是有人從背後牽線。女眷們此時得了醫院門口臨時派的衛兵的許可，才得進門的，不意寒喧未畢，即有武裝同志以極可怕的腔調強迫他們出去。他們剛走到院中，忽然又有多人將武器逼着說：『不准走，待我問個明白再說。』女眷們進退維谷，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站在風地下約莫有半點鐘之久，這才放開一條血路，讓她們出去。從此以後，永遠無人敢去探問。這事情雖小，也足見得當局者思深慮遠，無微不至。

天陰欲雪：氣候嚴冷，城門雖開，城內仍繼續派兵搜捕。公私汽車非有綏靖公署所發的通行證不能在街上行走，非有特別通行證不能出城。公安局三番兩次警告居民，有武器的趕速繳出，違者要軍法從事。不准窩藏漢奸，違者與漢奸同罪。楊虎城的幕僚某君寓內，來了一二個他們所指為漢奸的朋友要求暫避。某君礙於平時私人的交誼，不便拒絕，勉強收留。後來楊虎城知道，將某君叫去，責以大義，說『你也是本地人，你還保護外人嗎？』

報紙宣傳明天西安要開市民大會，商量解決天下大事，而且預料到會的人數必然在十萬以上。這個大會，自然是各種救國團體和救國的散同志拚合成功的，崇高偉大民意機關。有呼風喚雨倒海移山之力，不可不虔誠崇拜的。這一來，城內居民的腦筋可就受了特別刺激，白白地添了千百倍的恐怖憂疑。同時又傳說，紅軍將要借此機會進城參加。以後的演變，真要到不可思議的程度，說不定還要鬧到暴民專政那一天。

於是陰霾籠罩的古城，又蒙上一層烏煙瘴氣，大家都靜候着家破人亡的到來。

自事變那一天起，外間消息本城報紙一概瞞得水息不通，市民惟有靠無線電收音機接收中央廣播電台的新聞。但是西安收音機很少，又須賴朋友們展轉傳述，才能聽到。據說國府已下令討伐張學良，對於楊虎城未提一字，這自然是有深意的。同時討逆軍總副司令聽說也經發表了。

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近日發布一道密電，通令所屬的軍隊和各專員，各縣長。此電對於亂軍的行動和意思，頗能說明一部份。原電是：『查抗日聯合戰線已成，各級黨部即應封閉，別動隊，肅反會，政訓處等組織，一律解除武裝。如有反抗，及過去窮凶極惡分子，着即嚴厲拿辦。』這是蘇維埃政府的口調？還是閩變中的人民政府的口調？張楊二人是否仍隸藉國民黨？聯合戰線是否專要排斥國民黨？請大家想想。

午後在朋友家中，會見了一個中央工作人員，這人也是亂軍正在搜捕而未得的。他談了一番槍林彈雨中逃出的危險情形，又描寫一番從敵人暗探眼中逃脫的滑稽事實。

直到晚間，滔滔不斷。

末後，我們點燈在火爐邊促膝密談，便妄想發

動游說乙方，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以其人之術還制其人之身，將甲方解決，將此案結束。

此事如乙方肯做，真是

易如反掌。因爲甲方現

在忙於對外，對內一層

，尙未及提防。所屬軍

隊都布置城外，城內很

多只要三天，便可直逼西安城下。以乙方的方兵和西安城垣的堅厚而高，堅守三天，

部令司總匪勦北西之會員委事軍時臨北西軍聯日抗名改



少，城內治安，是由乙
方的戒嚴司令負責，各
門鎖鑰在他手中，如其
乘甲方不備，設下鴻門
宴，將所有較爲重要的
頭腦，一律扣留，同時
將城門關閉，城內少數
的武裝，一律解除，然
後通電潼華一帶的中央
軍，請他們火速前進，
亂軍羣龍無首，各無鬥
志，決無抵抗能力，頂

定能勝任，那時內外夾攻，還愁他不抱頭鼠竄？這樣一來，不但中國大局危而復安，乙方本身的前愆也可洗得乾乾淨淨。就是甲方士兵也可少受他們主將的拖累。國中輿論，對待武裝同志，素來極其寬厚，以後中央的待遇，絕對不成問題。就乙方來說，真是救國自救的惟一良方，那怕管葛復生，也要探這種策略的。談到這裏，大家都替他們眉飛色舞起來，決定試辦一下。後來我說：『不過，這種游說的事，是要拿個人性命置之度外的。因為撥亂反正非常之事，只可希望非常人去作。普通人見識不到，不願作。即使願作，而胆量不夠，亦不敢作。即使見識胆量都夠，而槍法太亂，亦作不好。乙方是非常人呢？還是普通呢？他既有這種種短處，到頭仍舊是不作。既已不作，又怕甲方知道消息，說不定就要把游說的人來做解釋的禮物。談到此際，就不能不預先考量游說人犧牲的決心和與被說人的交情了。要是交情說得上，大可為大局冒險試一下。如果不然的話，以生人勸生人去幹非常冒險的勾當是絕對無益的。不惟無益，而且有害。何以故？因為我們這顆頭顱作了增進他們合作感情的禮物故。我們為大局計，固然不可怕死，但亦不可輕舉妄動打草驚蛇，越發增重了前途的困難。要

是我與乙方平時有促膝談心的交情，我早就入虎穴去了，還待到今天嗎？』這個朋友說：『我與乙方的某某頗有交情，我決定拚這條性命前去試試』。他的冒險精神，使我五體投地的佩服。於是就商量進行的方法，應說的話頭，應取的態度，大體已定，各自散了。

張楊發動之先，以爲通電一出，必然有許多人要出頭響應。只要響應有人，不愁天下不爛。只要天下能爛，不愁不好做文章。只要文章會做，不愁大事不成。這幾個方式，譬如一環扣一環，連着來的。那裏知道，頭一個環就發生了問題，各方面應是應了，而且也應得還響亮，就只是內容大大超出預算。頂客氣的還只是諷勸，不客氣的便是責罵譏嘲，弄得一篇電文也不敢發表，報紙上一片空話，實在不好看相。後來又有高人指點，閉門自造。但是萬一被竊名的人知道，通電聲明，也是糟透。不得已才造了些『某某省旅滬學生某某等一百九十九人同叩』一類死無對證之電文一二通，來補充實力，烘托聲光。然而這一個打擊，卻已給他們前途很大很大的壞影響了。

十七日

張楊發表明令委任王一山爲民政廳廳長。李壽亭爲教育廳廳長。續式甫爲財政廳長。杜斌丞爲省政府祕書長。以民政廳廳長代理省政府主席。其實各位新貴早已都實行到任執行職務了，不過今天才正式公布而已。人選一概由十七路方面決定，東北軍並未加入一人，聽說是履行信約的緣故。原任省府祕書長本是楊先生作省主席時候敦聘的舊人，邵主席爲應付環境無可奈何才讓他蟬聯下來的。依道理講，此時應該繼續蟬聯，不知何故，被楊先生很不客氣的辭退了。此公頭腦的構造，語言的方式，都有風味。尤其文章比任何人都通得厲害可怕。本來居他的地位，是只要人格偉大，學問淵博就夠了，肚皮通與不通，倒不必討論。譬如人家子弟只要克肖成材，那些吃喝嫖賭鴉片白麵種種細節，原不必苛求太甚的。不過他那遒勁的韓退之式和簡峭的左傳式的條諭，在西安政界中，的確是日月當天，江河行地，見者無不笑口常開，拍案稱奇，並非虛譽，今姑舉一二個例來作證明：第一個是『狗打死。賊槍斃。兵不工。

自爲之。吾服其勇。可以抗日。可以……。」（鄭康成曰：此嘉獎某職員之作也。言既打死狗，又能鎗斃賊，而兵有不作工者，復不憚煩而代之工，故曰，其勇也足以抗日矣。蓋許之而未至之辭也。）第二個是『報。主席。一三五。七九。特隨。』（鄭康成曰：此告科長之作也。報者，登報也。主席一三五七九者，主席規定星期一，三，五，午前七時至九時見客也。特隨者，特別客隨時接見也。公務紛然，日不暇給，故以亂筆式之文行之也。）第三個是『昨日支洋一百元。以此條補之。』（鄭康成曰：此下會計員之作也。昨日已支洋一百元矣，而未及書條，今日當補矣。書昨日之日乎，是作僞也，蓋書條之日固明明今日也。書今日之日乎，一百元之洋固明明昨日所支也。故曰『補』也）。此外還有六七十條，限於篇幅，只得忍痛割愛」。

辦大事難，得人才卽不難。得人才難，本身是人才卽不難。政治與戲劇，精神本是相同的。要預測戲劇的好醜，不專在審查劇本的優劣，先要觀察角色的優劣，尤其要先看後台經理能力的大小。有了好的後台經理，不愁他不會選聘好角色。有了好角色，不愁無好戲。甚至壞的劇本，亦會因角色好而變好。這種簡單理由，稍有常識的

人都能領會。然作大家卻忘了要預測事業的成敗，須先看團體幹部人才的高下，尤須先看他們領導者能力的大小。（至于所借的題目是否適當合當時一般人的心理，自然也要注意的）。所以世間好劇評家很多，好政論家卻少。這許也是因為政治舞台人物不如戲園舞台角色之容易觀察容易批判的原故罷。西安這一場大戲，後台經理的能力既是這樣，各行角色又是那樣，而劇本又不曾預先編定，前台一面鑼鼓喧天，後台一面還在埋頭弄筆，內外不通氣，前後不接頭，凌亂矛盾、光怪陸離，自然要鬧到不得不收場無疑。他們劈頭一幕全武行已經演過，這一下要看大軸戲了。大軸戲是什麼？就是嶄新壁壘。先將省城各機關的重要職員從省主席起，一律更換，然後再根據省城主管官廳的職權，將省城內外的重要職員大批更換。首當其衝的自然是衆目睽睽的縣長了。數日之間，關中區內更換外籍縣長已達數十名之多。於是從前的遺賢碩德，都口稱固辭不獲，紛紛勉爲其難。被撤的縣長，腿快的倒還罷了。責任心較重。想交代清楚才走的，抑或事先不及提防的。可就冤透了。本縣的民團隊長隊附搖身一變，成了救國軍。土豪劣紳拔下毫毛，變就徒子法孫，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成了救國團

體。便會議決，裁判，執行，將『民之父母』扣留拘禁，好不痛快乾脆。陝西在秦始皇時代，本是曾經下過逐客令的，而今重新表演，可算是數典不忘祖的復古運動，亦不能責他標奇立異。但是就『兵諫』的範圍說，却值得研究。照『兵諫』二字的正當解釋，是部屬因要求長官爲某種政治上之措施而不得的時候所表現的非法行動。他與『革命』的性質不同之點，是因他不能脫離現存政治系統而獨立。嚴格說來，不但法律上無地位，即政治上亦無地位，簡直是非驢非馬的動作，不可爲訓的。退一步說，即使原諒他的動機，單論他的行爲，這個舉行兵諫的人既不敢倡言革命，可知他的地位仍是未曾脫離現存政治系統而獨立。既非獨立，這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又是從何產生？他們的始祖鬻拳同志當初有無此種行動？這豈不是非驢非馬之中的非驢非馬？最高級機關既是非法產生，其餘的所屬機關更不用談，然而他們卻幹得有聲有色，興致勃勃。本來撤換官吏是小事，卻忘了無形之中十足暴露了『地盤主義』和『權利思想』的本來面目，連立脚不牢的『兵諫』二字也消滅得無蹤無影。鬻拳有知，定要氣活。大軸戲既是這樣使人失望，只好耐心靜坐，略進點心瓜子等項，等

候看他們的壓軸戲罷。

開發西北！開發西北！這個新穎的呼聲，慣熟全國人的耳鼓，已經四五年了。代表西北的陝西，本是中國文化的發祥地區。自唐代以後，因都城的遷移，一切繁榮的要素就引渡到另一地區，文化漸漸衰落。延到近廿幾年，又因軍人蹂躪，土匪騷擾，飢荒侵襲，再加以鴉片的沉浸，一個赫赫有名的關中，不愁你不形銷骨立，陰陽兩虧。考察他致病之原，當以交通爲最關重要。自中央決定了開發西北政策以後，即上緊趕築隴海鐵路，同時分頭修造公路，以應當前的需要。中央每年對於陝省用的金錢和人力，的確可觀。陝西境內的國稅，計鹽稅約一百二十萬元，捲烟稅九十萬元，印花稅酒稅約五六十萬元，統統撥歸地方作補助行政之用。此外公路建築費，開渠費，軍費，衛生事業費，文化建設費，西京建設費種種補助，連同上項各款，每年約近一千萬元。技術人才的補助，還不在內。對於陝西不可謂不厚。在本地一般知識界的人，和商人農民，自然歡迎接受，毫無疑問。但是於他私人有權利衝突的人們，那就另是一副眼光，別有一番感覺了。第一不高興的是抱地盤主義的軍人，他們原是關了大門

做慣皇帝的，四塞之內，莫非王土；口袋之內，莫非王錢，隨意唱做，異常爽快。如今忽然四門大開，面生可疑之人，紛紛進來，甚至在頭上加上一個緊箍咒，隨時有頭痛之可能。撫今思昔，安得不七竅生烟？第二個不滿意的是無聊的官僚政客。此類階級的先生們，本來是不務正業，專以追隨鈞座，相機揩油爲職志的。一旦門戶洞開，口音不同的人儘看往裏走，早已不大發生美感。更兼上級機關今天說廉潔，明天講努力，既於渾水摸魚有礙，復與作官消遣不宜。比較從前，的確苦樂懸絕，又安得不相機鼓動，作浪興風。這兩派人物，從前本是左提右攜，一路同行。如今又同感頭痛，當然更是親愛精誠，一致對外。在一年以前，西安即有一種奇特的論調，說『陝西是中國文化之發祥地，用不着誰來開發，開發兩字是侮辱陝西人的』。初時我聽得，很詫異。因爲這種病態的論調，決不像一般高等知識人所發，尤其不像一般商人農民的聲口。後來慢慢推想，慢慢調查，才恍然大悟，他們在對症下藥，隔年下種。現在可是收效了，開發西北的人們都被他們開發了。然而真正的西北人本着本身的立場，西北的立場，國家民族的立場確是暗暗的詛咒歎息。第一首當其衝的是商民，經過這一場惡作劇，直接

間接損夫，不計其數，第二是農民，眼前遭軍隊的蹂躪，拉夫，拉車，拉驥馬，已不堪其苦，還預測着將來苛捐雜稅的復古運動。都道：『好好的事情，這一下完了，剛才休息兩三年，又要受罪，唉』！一邊在背地指手畫腳，咒他們早日福壽全歸，一邊卻還直着脖子，拉開喉嚨拚命喊：『我們西北的人民都能精誠團結應付當前的危機啊』！你唱你的，我唱我的。旁人看來，煞是有趣。單就這一點觀察，已覺此事壽命可疑了。

本日西安召集市民大會，張學良楊虎城都參加大典，照例讀遺囑，致開會詞，和表演慷慨悲歌以後，又議決了若干條，大概不過是救國救民之類。其中有一條卻是言皆有物，不同虛設。這是什麼？是請槍斃教育廳廳長和省會公安局局長。既是大會的議決案，張楊的代表又曾經參加議決，在理論上說，一定要執行，方才合理化。那時還不知教育廳廳長和公安局局長的被捕是謠言。以爲他們既是俎上之肉，網內之魚，這一下又是『國人皆曰可殺』，危險可真到極頂，心裏非常着急，就跑去問一個十七路軍有關係的朋友說『此案果要執行嗎』？這位朋友很爽快很堅決的答道：『這種議案也要執行，太不懂政治了』。我聽了此話，這才明白，他們的唱工和做工是二元化

的。他們的用心，是裝點出暴民專政的面目，一面要表示民意所在，一面要以似是而非的赤化行動恐嚇外邊，然而內心卻別有主宰，『你們只准負搖旗吶喊之責，其他的事情，老夫自有道理。』我斷定他們的心理是這樣，便知道西安赤化是不可能的。

西安的敵國軍真會調皮。他們將火車站的麵粉搶到手來，便以每袋一二元的價格就地出賣。近日麵粉市價已由四元漲到六元多，老百姓見了便宜，便毫不猶豫的買了。那知剛剛肩到城門，持槍的軍爺們就瞪眼喝道：『那裏搶來的？趕緊攔下！』老百姓見不是頭，連忙放下，溜之大吉。丘八們帶着會心的微笑拾起來，又在車站旁邊廉價發賣，自然又有老百姓來上鉤，城門口的衛兵，又依樣表演，如此周而復始，只要二三次，便本立而道生。雖然手續稍感麻煩，倒也很有藝術價值。上當的老百姓聽說頗不在少數。

晚間與朋友圍爐閒話，一位本地朋友很沉痛的說道：『照近幾天的情形看來，西安有三種可能；第一，有全城餓死的可能；第二，有全城赤化的可能；第三，有全城化灰的可能。大家同困危城之內，真不知死在何時，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我想這

三種可能都有相當的理由，而且是依着次序而來的。中央爲應付當前的局面，一定採取四面包圍的軍略。潼關既已得手，甘肅陝南的中央軍亦必然由西路向東進展。這邊區域日漸縮小，食糧日見缺乏，經過相當時期，自然是無槍的先餓死，有槍的多活幾天，再行同歸於盡，這便是第一個階段。到了這個時機，亂軍見戰守都窮，或者要挺而走險，索性與紅軍打成一片，實行赤化，便又轉入第二階段。如因赤化而不顧一切，危及領袖的生命時，中央軍到此刻，投鼠已不必忌器，勢必大舉轟炸，便又達到第三階段。這三階段完成，正合着紅樓夢上的『恰似食盡鳥投林，剩了片白漫漫大地真乾淨』。西安的廢墟又成了千古騷人憑弔之所，國家大事也就不堪設想了。但是話又說回來了，這三個階段真可能嗎？我以爲都不可能，絕對是悲觀的幻想。因爲凡是世間人爲的奇慘至烈之事，都舍得有一個『真』字，『真』的實質不存，奇慘至烈的事蹟即根本不會發生。忠臣孝子義夫烈婦，所以能演出可歌可泣的事實來，是因爲他們真想拿一個死來交換他們所想得的道德和名譽。黃巢李闐所以能演出窮凶極惡的事實來，也是因爲他們真想多多殺人來滿足他們特奇的嗜慾。要是存心不真，他們自殺和殺

人時候手中的刀會戰戰兢兢不知不覺縮回來的。『真』即是『誠』。要誠才能產生『魄力』。『魄力』的大小與『誠』的程度高低為正比例。好人的魄力，文學家呼為『正氣』，惡人的魄力，文學家呼為『凶燄』。聖賢豪傑與神姦巨寇，行動儘管不同，其需要很偉大堅強的魄力，卻毫無差別。換句話說，即是要十二萬分真誠，才能做到大善與大惡。如其真誠不夠量，堯舜禹湯頂多祇能做排難解紛的鄉約保正，曹操王莽也只好做土豪劣紳，而黃巢李闢之類便不過剪徑剝豬羶而止，斷斷不能弄出大事來。現在的豪傑們第一莫出息之點便是虛偽，為善既不能，為惡又不敢，並沒得以真面目示人之魄力。而普通社會大多數人也都喜歡根據此點進一步研究欺騙哲學。小孩子啼哭搗亂，大人便聲是有鬼和老虎，來訓練他的腦筋。成年以後，自然功夫純熟，面不改色，就能吞吐如意。最普遍的現象，要在城市穿洋襪子的羣衆中去看。求官的走盡門路，方才奉到委狀，卻要口稱固辭不獲，勉為其難。及到聲名狼藉，快要撤差了，他又說，積勞成疾，另簡賢員。綢緞舖老板年底結帳，賺了一萬二千八百元，總向人講今年生意清淡，恰恰敷衍得過，算不賠本。及至真要倒時，及說近來紅利還看得過

眼。打麻將牌輸了十二元的，硬賭誓說皮包內二十元都光了，而贏了二十元的又說只叨光十四元半。喝酒的必定以少報多，抽鴉片烟的則以多報少。五光十色，千篇一律。其欺騙之動機不同，其喜歡欺騙則一。然而被欺騙的人也就是慣於欺騙人的，彼此同行，誰又肯信誰。不過全社會已成普遍習慣，也就不必詫異，更不必說穿，只內心沉默的照來人平時說謊的程度高下打個三折四扣而已。在此種環境內面，如其有人不能說謊，羣衆就要揶揄暗笑，加他一個頭銜，認得字的呼爲書獃子，不認得字的叫鄉下人，或傻瓜之類，以資懲戒。因爲欺騙哲學之流行，穿洋襪子羣衆說的話，就不能不格外留心咀嚼。至於穿洋襪子以上的人，道法更高，那是連咳嗽呵欠等等小動作都得用心體察一番，何況救國大計呢？此次事件，將來如何收場，固然不敢斷定。但是照欺騙哲學在社會內面勢力之偉大一點觀察，恐怕死人如麻的奇慘至烈之事，不會發見於今日的西安。譬如電影公司導演『西線無戰事』將整千的健兒來弄弄白相，做做像煞有介事的狀態，倒是好玩。倘如真要叫活人去死，確是未免過於苦人所難了。照此推測，似乎可以不必耽心。

大雪，各報登載，中央派于右任爲西北宣慰使，因于先生是黨國元老，陝西的耆宿，又與楊虎城平日私交很厚，大家都認爲他回陝工作是最適當的，很希望他立刻前來，馬上解決這個難題。聽說他昨天午后四點鐘已由京動身，大家心中更充滿無限的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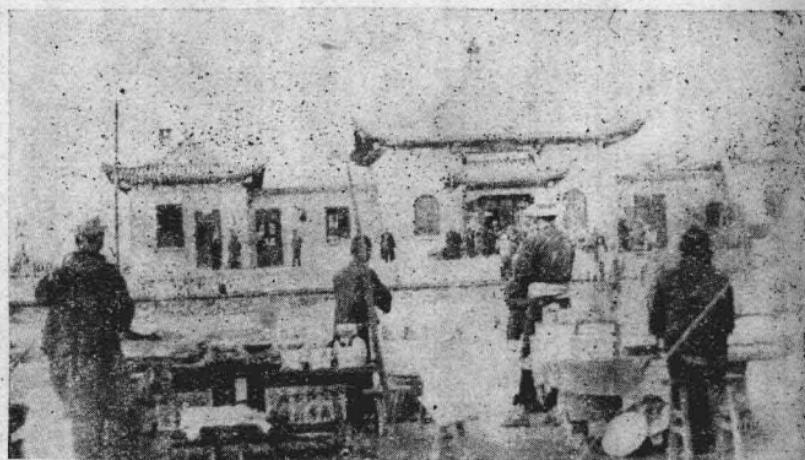
昨天被扣留的蔣鼎文，由西安飛赴洛陽，轉往南京。這樣雙方信使往還，似乎還不至走到極端，這也是增加西安民衆興奮情緒的一個好消息。

本日西安戒嚴司令部槍斃亂兵五人。這一星期來西安的秩序確實亂得有程度了。武裝同志們嘗過十二日以後自由行動的好滋味，事後上峯又毫無苛責之意，越發顯得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同時更發生一種覺悟心。因爲二十五年以求，雖常常聽得有槍的壯士呐喊救國，實際並未救過。不料今朝偶然一救，便救出許多辦法來，足見救國工作並不艱深繁重，而且確是有益無損，早就應該提前辦理的。現在既已大徹大悟，自

當繼續奮鬥，切實奉行。始而這種情緒，不過發揮在人民身上，後來竟自轉換目標，連軍隊上也要相機發揮了。昨天十七路軍需處買來的軍米，從大街上經過，武裝同志們大吼一聲，摟回山寨。同時別部分也有同樣的事實發生。當局本來仁民而愛物，到了此刻，看見部下鐵面無私，不分親疎的那一股正氣，直衝霄漢，不免寒心，實在仁不下去了。就派了些今天還不會搶米的士兵將那搶米的捉了五個來，宣佈罪狀，揮淚槍決，以重軍食。同時戒嚴司令部又感覺城內要拿辦的人們，經過七天的搜捕，大致都已就緒。其中有漏網的，大概已走出潼關，無法再拿。到此也就寬大爲懷，出示張貼通衢，以後非得本部許可，不准私擅捕押。這篇告示本是顯示『救國軍』仍然要尊重法紀，保障良民。不過却忘了他有反證從前行動之不甚尊重法紀不願保障良民的意味。從前是凡認爲是漢奸的人們，各位武裝同志只要興致勃發，都可以享受拿辦的權利的。

自前天起，『救國軍』與中央軍已開始接觸，但不很激烈。中央軍飛機在渭南，三原，華縣，和西安附近之草灘，都向叛軍擲彈轟炸。渭南附近尤較多些，而且看見

中 央 飛 機 在 華 縣 車 站 全 景



汽車就炸。據十七路軍方面的說：因爲十七路軍於事變前由隴海路運來子彈幾十萬，麵粉若干袋，比及中央軍覺察時，都已安然過了潼關，所以中央飛機非追襲前來施行轟炸不可。

十七路軍的軍法處處長張依中於本月十四號前往朝邑公幹，不久就有消息傳來，說他被害。

現在慢慢地證實。據說駐防朝邑一帶的四十二軍軍長馮欽哉，因不贊成十二日的事，態度不很『明瞭』。張處長就在主官面前，自告奮勇，說與馮軍部下某某交誼甚篤，自願前往，曉以大義，使他們率隊來歸等語。主官當然十分嘉許。張處長就帶了心腹從人微服前去。不料事機不密，給

人家捉着，而四十二軍的主官又與張處長素來不大要好，火上加油，而壯士一去兮不

復還矣。

西安戶口照例是每月登記一次。本月戶口登記，在事變以前，本已工作完畢。事變以後，又派人挨戶重新登記。老百姓們不知就裡，便回說：『前幾天已經登記，不必再登記了。』救國軍勃然大怒，重重申斥一番道：『你們知道什麼！現在時代不同了。從前是南政府賣國時代，現在是西北政府救國時代，你們要弄清楚！』頭腦不清的老百姓到了此時，才覺得已經飄飄乎變而爲劃時代之國民了。其實這種劃分，還是單就時間而論。空間方面，早已劃分清楚。自陝以西，和自陝以東，從十二日起斗然成了兩大壁壘。一個算是救國的抗日派，一個算是賣國的漢奸派。具體點來說，張楊二將軍，和他們部下，親族，朋友，同鄉，以及聽差，廚子，門房，奶媽，丫頭等，都是屬於前一派的。此外剩下的三萬萬九千九百八十幾萬個不肖黃帝子孫，統統應當屬於後一派。

在十六日晚上與我計劃遊說乙方的那位朋友，今天午間出門，試行使用三寸不爛之舌，不久即便掃興而回——失敗了。失敗的原因。也不必再說，反正世間的事，閻

王早已安排停妥，不由人的。我們這一味猛烈的藥，本無心去醫人家，而附帶有醫人家的特別效能。此方不用，在大局方面不見得就想不出第二個好方來，但是在他們一方面，的確絕對沒有第二種起死回生之法。錯過了這個機會，他們就成了絕症。雖不見得馬上脫陽而死，也是第三期的肺病靜候解決。藥也去得太遲，病人即使願吃，也來不及。因為連日以來，廣播電台的分化政策，和甲乙兩方將火併的空氣，已經使甲方自危。蔣委員長和各位文武大官住所的遷移，東北軍百〇五師的調駐城內，張家公館周圍的掘戰壕，佈電網，加設衛兵，都是甲方自危而準備意外的自衛。幾天前乙方特有的優點，現在都已移轉他人的手裏。形勢全非，毫無辦法。千載一時之機輕輕錯過，真真可惜。甲乙兩方同是下棋的人，何以緊要的着數，甲方能見，乙方偏不能見，這就不能委之天命了，誰說甲方無人呢！

十九日

陰，積雪漸漸化，滿街泥水，氣候仍冷。

西安的電報局早已不收商電，今天仍然一樣。但是有認得『救國軍』官員的，仍可設法發電。本城混亂的情形，在身歷其境的，倒也不十分害怕。外間親友久不接報告，不知要如何幻想，如何着急。我想到此處，也就趕快拜託另一階級的人，發出兩個很簡單的平安電報，表示我截至今日止還不會『烈』。

各報批露一個很有重大意義的西安救國團體的電文，大意是不贊成于先生攜帶着宣慰的名義前來。其實于先生即沒有這項名義前來，他們也一樣要擋駕。擋駕的動機，並不爲『宣慰』兩字掃了『救國軍』的體面，是因爲甲方知道于先生與乙方有歷史關係，怕他拆台，這也可算杜漸防微了。同時聽說于先生還有寫寄兩位首領的十幾個大字，是『大錯已鑄，大禍將臨，大澈大悟，大智大勇』。下署『大鬍子』三字，倒也很有風趣。

城內平日留心看報，知道『朱毛』名字的人們，都憂形於色，互相傳說，『噫！西安要赤化矣，毛澤東進城來矣，嗚呼，我輩無死所矣，悲夫。』毛澤東進城與否，我不知道，即使來了，也不過來了。我並非亂綱沉着，亦非自負頗有見地。我總覺得

這類宣傳，只不過就是宣傳。因為赤化這個勾當，不是好白相之事，並不是人人都能幹的。退一步說，即使人人可幹，至低限度，坐汽車而開洋董的人們也要除外。至於保險箱內有銀行存摺，馬路邊有地皮的，更是不行，而且不像。再退十步說，即使本身爲環境所逼，萬不得已，甘願犧牲一切可愛之物，決心去幹，再退一百步說，即使手下人都受了首領偉大人格的感化，也一致犧牲決心去幹，對方未必肯收。即使肯收，未必放心依舊讓你像從前前呼後擁打鼓升帳那樣威武而光榮。說不定事過境遷，還要看人家的臉色，遭人家的宰割。這幾個二分之一的算盤打過來，赤化又究竟有何好玩？再各就甲乙兩方環境和心理分析來說，甲方是爲人在客，反正是流動性貨，還有萬一的可能，乙方整個團體都是有鄉土觀念的，平白的打開中門，讓一羣打赤腳的朋友升堂入室，拿東拿西，誰也不願。況且這回軒然大波又是爲着何事？豈不前後矛盾？中國人喜歡說官話，又愛造謠言。官話者，假話之化名，謠言之近支也。從發動點說，官話出于官場，謠言起於百姓。從動態說，官話偏於靜，謠言偏於動。從實質說，兩樣東西並沒多大區分，都是虛偽的現形。從影響說，謠言容易看破，爲害還小，

官話沒人敢說穿，爲害最大。國事不易收拾，原因固然很多，而官話之流行實在要佔原因之一，『赤化西安』謂之謠言也可，謂之西安的官話，也無不可。既是謠言而兼官話，有何可怕？

十二月十二的偉大工作，除卻爲蒼生而出的官員，要算黑化同志頂表歡迎了。陝西的烟與油鹽柴米同一普通，本不易禁。這三年來，省政府本着中央的意旨，犧牲了一筆大收入，將原來種烟各縣分期禁種。本年對於烟民登記也是格外認真。就西安一城而論，不但各旅館妓院一律繳槍，就是深藏後院偷着吸烟的大胆烟民，亦常常提心吊胆，聽得有人敲門，探頭探腦的窺察，是否憲兵警察前來檢閱槍械？公務員因爲有烙餅關係，更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大家都涕泗橫集，歎末日之將至。這一下好了，救星來了。不但公館內抽煙不必神色張皇，即各旅館也聽尊客自便。當局所以大開禁例，大概是因爲抽煙有提神益氣之功，堪以抗敵的緣故。各位烟界同志奉了動令員，一個個都從半生半死狀態中興奮起來，持槍握刀，冒着烏烟瘴氣，踏着先烈的眼淚，鼻涕前進。

因為抽煙與救國的發生連帶關係，就聯想及於殺耕牛與救國。從前省當局看見西北饑荒之後，耕牛日見稀少，而殺牛的仍舊繼續努力，各行其是，爲保存牛種起見，曾屢次發布嚴厲的命令，禁止再殺。軍令發布後，西安城內雖然還有少數，組織暗殺機關，走私偷賣，但是非皮帶羣衆不能買到手，普通人非素來相識的，休想嘗他一嚙。因買主的人選問題十分鄭重，所以偷殺數目究竟有限。這總算是爲陝西民食打算的善政。現在救國的當局似乎又看出此項禁令的弊病來了。大約因爲洋人吃牛肉，身體強壯，宜於救國，就反映出中國人不長於救國的癥結來，於是殺耕牛尙矣。救國當局雖未明白頒布命令，解放禁例，默許倒確是事實，不能爲諱的。

因爲抽煙與殺牛，我不免就要聯想到社會多數人之長於破壞。不管人家從前幹的對與不對，只要我與他成了敵對形勢，便都該一齊推倒。推倒後發生什麼惡影響，不必計較，反正我是『除舊布新』。除舊布新還是文明人的錯覺，下於此的，簡直是破壞取樂，並沒有別的動機。小孩子能走路時，便知道摘公園的草花，再長大些，就會把馬路旁邊的樹皮剝得體無完膚，拋石子打經過汽車的玻璃，可見人類大多數生來就

有這種良知良能。入了社會，經過薰染，不愁不會越發純熟。此種個性，從前尤其發達。楚霸王打進函谷關，閑來無事，燒秦始皇的公館，以資消遣，左宗棠栽的大楊柳樹，被老百姓斫下做柴燒，便是眼邊的成例。近年保護公物和古物的思想，從洋人傳播過來，大家才漸漸有了省悟，所以此次變亂才僅僅將幾十部銅車毀壞而止。但是要明白，好的政令至少與公物和古物有同樣價值，也應該保護維持。然而賢明的救國當局，已把他當做秦始皇的公館左宗棠的楊柳樹了。

二十日

天晴。報載本日宋子文將從洛陽來西安。自十二日起天氣總是陰黯愁慘，好似與滿城居民的心境和面貌表示一致的。宋先生要來的消息，幾天以前就有人傳說。因他的地位和張楊的私交關係，大家都希望他來。然而因為他的地位之重要，與乎私交之不大可靠，大家又都愁他不來。到了午刻，天上飛機嗡嗡有聲，他居然來了。恰恰八天不見面的太陽今天忽然放出和藹的晴光，照耀得天地透明，彷彿是和平使者帶來的

一樣。於是大家滿腹愁懷變做一腔熱望。單就這一點，就知道西安十幾萬市民幾天以來是如何的心境了。

有一位朋友今天偶然往陝西省銀行，恰遇着憲兵團楊團長的眷屬，他們是幾天以來都避住行裏。這位朋友看見楊夫人正在吃飯，因為平時不大相熟，就問她：『這位不是楊太太麼？震亞兄平安嗎？』楊夫人含胡應了一聲，低下頭去吃飯，禁不住眼淚撲簌簌直往飯碗裏落，那裏還咽得下。這位朋友回來向我談及，使我難過萬分。聽說楊團長確於十二日早晨被亂軍槍殺，槍殺後即祕密藁葬。屍身現在何處，無人知道。他們的長官却還推說此人行蹤不明，無從查攷。

晚間有一個公安局的前任職員來與我同居的朋友閒談，無意間說出過去一段有關緊要的事情來。他過去有一個勤務兵，後來辭職，在警備第二旅當兵。本月十一晚上，約九點鐘時分，來訪舊主，也是隨意的談說，『今晚不知有何緊急事情，我們營內弟兄們每人都發了一百發子彈呢』。他聽了不耐煩，說你去罷，我要睡了。這個兵也就搭連着走了。這段故事剛剛說完，我這位朋友跳起來了，責備他道：『你如果稍有腦

筋，就該將此事過細攷量一番。兵隊在城內，不在前線，夤夜之間，忽然每人發給一百發的大量子彈，有何作用？如果是防備共匪或土匪前來撲城，何以白天又全未有匪將撲城的消息？況且西邊是咸陽，東邊是臨潼，離西安都只五十里，都有重兵，匪人那有力量來撲城？照這樣一想，夤夜發子彈的動機就可猜透八分。當時你如肯告訴我，恐怕報告準備都還來得及啊』，這話固然有相當理由，不過也是事後之談。因為照各種情形推測，亂軍決心發動，必不始於十一號晚上。張學良九號在灞橋對學生的演講，是衝動的表現。十一號晚上請各位大官吃酒，是故意表示安閒。衝動是決心的原動力，安閒是決心的烟幕彈。西安城內既已注意安排，臨潼方面豈能不先準備。人家準備已定，即使在動手以前幾個鐘頭內發覺，恐怕已是挽救不及的。說到此處，只好歸之於刦數罷了。

宋先生到後聽說住在西京招待所。見過蔣委員長後，僅會晤張楊兩人。以外來訪的客，一概謝絕。本城銀行界多人往訪，也未接見。

天氣陰晴不定。商店大多數都已開門營業，街上行人繁密，約略恢復以前狀況。

近幾天麵粉和米價錢漲得特別厲害，米每石值二十餘元，麵粉每袋值七元餘，原因有兩種，一是由於來源漸漸斷絕，一是由於市民恐怕再遭民國十五年圍城之禍，爭着購買存儲。

近日新市區仍舊常有搶刦的事，東北軍高級官吏住在那裏的也恐怖起來，紛紛要想搬家。西京招待所昨晚也有一個武裝同志枉駕，幸裏面早已關門，只把茶房手中的幾個法幣誠意接受而去。

午后有人在街上拾得中央飛機散播的南京新民報一張。九天以來，外邊的報紙早已斷絕，今天要算是『處女看』了。天上掉下來的寶貝，大家都爭着領略，好似窮人吃白米飯過年一般的熱烈愉快。偏偏這一張又滿載着各方面責備張先生的電文。在看慣了本城各報歌功頌德的社論之餘，斗然看見快心之作，又像是在大世界屋頂上聽倦

了髦兒戲之後，忽地湧現小余的打鼓罵曹的光景。

長安城裏這八九天功夫，要算張語還先生的風頭頂健了。各報都稱他爲『愛國領袖』。單這領銜，就夠特別。若論救國，自然茲事體大，非要領袖不能指揮。至於愛國也要領袖費心幫忙，未免太難着手。但是推想這個頭銜的產生，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救國領袖已經發表有人，不容再有第三者冒牌。語還先生既有同樣興致，只好於無可如何之中，別立名目，以資安插。雖然名義不甚妥貼，世間上不妥貼之事儘多，也可不必過于拘泥；尤其不必十分苛責。張先生聽說是個共產主義者，又說是北平那一個大學學生，履歷不甚詳晰，反正他是自周公以後陝西所發見第一有學問有本領的人就是了。自他由黑松林跳出以來，時而演講，時而作文，時而招待新聞記者，無一天報紙上不登載他的工作，發表他的談話。近一二天，他一面宣佈政躬違和，咯血不止，一面仍是誨人不倦，愛國不休。至於他態度的光明，論調的精警，主張的澈底，思想的前進，也都是不可多得的。若問他究竟說些什麼，我卻不甚清楚，因爲慚愧得很，我根本不要聽他的演講，也不願讀他的論文。

二十二日

西安亂日記

天陰，報載『宋子文昨離陝，此來毫無結果。』羣衆兩天以來日夜的希望禱告，到此換得兜頭一瓢冷水，都是垂頭喪氣。其實宋此來究竟有無結果，站在大門外聽砲響的人如何知道。既不知道而硬說無結果，自然是有人授意的了。他們何以要這樣殺風景，推測用心，不過兩種：第一，是恐怕自家軍隊因見宋來而幻想和平，懈怠了勇氣。第二是要維持城內恐怖空氣；使潛伏的敵對分子不敢出頭活動。至於他們的內心，我敢說仍舊是活動的，斷不會強硬到底。因為這幾天來中央軍漸逼漸緊，楊部的台柱四十二軍態度已經明瞭，各方響應全沒希望，不利的形勢，一天顯著一天，死路已擺在眼前，初發動時的氣焰，漸漸衰頹消滅。如再不設法轉圜，只有同歸於盡。試問同歸於盡是他們的本心嗎？就人類心理學講，個人心理較難推測，因為世間往往有不近人情的怪人。集團心理却容易推測，因為一個集團內總是普通人佔最大多數。懂得普通個人心理，就懂得集團心理。不近人情的首領絕對把一羣與自家心理不同的普通

人支配不來的。亂軍也是普通血肉之軀，即使首領特別奇怪偏激，亦不會死命追隨。何況首領也是普通人呢？總之西安軍民雖多，求生避死的心理卻是完全一致。既是都要求生，又何至鬧出大慘案來？因這樣的觀察，我就很抱樂觀。至於轉圜的方法，也替他們想過，這種方法，雖然好像危險，其實安全。使用的人，現在只有望之甲方，但怕他做不出來。此話我會對好幾個朋友談過，大家意見也都相差不遠。

所謂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近日向商家大批購買糧食。所出價錢既比市價低，又只付一半。商人在勢力範圍內，也無可奈何。因強制買糧，就聯想到統制糧食，由統制糧食就聯想到民國十五年圍城八個月的慘狀。中國的劫運，是循着整數的年頭來的。從十五年到今年，剛巧十年，正合東方的習慣。大家想到此處，又是一陣恐慌。本日張學良忽然把西安戒嚴司令孫蔚如叫去吩咐，說：『近日市面屢次發現搗亂傳單，顯係有人潛伏城內，希圖破壞，殊屬……已極，仰即切切』云云。其實此次事件，別的人我不知道，孫蔚如的確明白利害，保全善類不少。只是力量有限，無法打破現狀，很可惜的。

人到危急時，求神怕鬼，事過境遷，依然胆大妄爲。現在遭逢空前的大危機，鬼神又該大顯威靈了。有一位北方朋友，平素很有扶乩的經驗，因爲掛念禍福，請下一位尊神，紀錄許多詞句來，我看了不懂，只當中有『虎亡鑿得』四個字，使我咀嚼半天，不能忘卻。在科學昌明時代，還要談論這些，原有思想落後之罪。不過有好些洋博士也談這些，而且還有著書立說的，足見最腐敗之事，有時也有翻陳出新的氣運。因此我便不怕誰笑，反正我有洋博士作後盾的。

宋子文蔣夫人蔣鼎文戴笠等來西安，局勢又像有轉好模樣，大家又從苦悶失望中重新興奮起來。

二十三日

友人來談綏靖公署交通處處長黃念堂被扣事。黃追隨救國領袖已經七年，此次事變後忽然被扣。據說是發動之前，黃曾發出一個密電到洛陽報密，事後發覺了。又說是在一本什麼名冊上發見了黃是反動分子，因此觸怒長官，下令扣留。

在小職員的眼中，×長頂偉大，在嚙囉的眼中，大王頂偉大，在阿招和陳媽的眼中，就算老爺和太太頂偉大。常言說得好，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又道是，兩方相爭，各爲其主。只要受過主子的恩惠，主子一言一動，連到噴嚏呵欠都是神聖的。即使有不甚神聖之處，也得爲尊者諱，爲親爲諱。這是爲人處世的大節，背叛的人就叫不忠，不忠之人，無以立於天地。因此種私恩私怨道德的流行，歷史上不知鬧了許多互相砍殺，揮霍民命之事。到了現在，其實也該醒醒了。主子一人的禍福，究竟不及全民族的禍福關係之重大。小團體的存亡，究竟不及國家的存亡關係之重大。如果當主子和小團體與國家民族利害衝突時，仍舊緊緊抱着各爲其主的老教訓，助桀爲虐，爲虎作倀，在小的方面雖然作了功狗，在大的方面已成了罪人。此一段說法，並非教人反臉無情，犯上作亂，是教人認識公私，畫清界限，全是因黃處長事件發生後，西安社會議論的是非不一致觸發出來的。

二十四日

友人來談，大局已經好轉，宋先生的大功真不可磨滅。至於如何結束的辦法，倒

還不會聽說。又有預言家講，此事幾天內便可解決。如不能解決，便要拖延到立春時分。據歷書載，立春在二月初間，離現在還有整整四十天的工夫。時間太長，大家都把舌頭伸出來，又公共表決，這預言前半節是確立，後半節不確。

有與東北軍有關係的友人來談，這次西安城內搶得一塌糊塗，都是他們幹的，我們不能替人受過。末了，又談到此次事變的責任問題。言語之間，隱含着『也是他』的意味。事情弄僵了，彼此都不認過，這是從那裏說起。

二十五日

上午時分，有西北政訓處的職員被捕消息傳來，似乎情形仍舊嚴重。到約莫天晚時分，忽有一個人來說，蔣委員長已離西安了。我急問他，消息從何而來。他說，中央電台播來的。我問他親耳聽見的嗎？他又說是朋友轉述的，因此便不大敢信。捱到晚間，有一個商界朋友來說，『大局解決了，委員長已到洛陽。還有一事可以證明，此地軍事委員會前幾天不是出半價強制收買糧食嗎？今晚已經派人告訴商會，都不要

了。』話雖如此，總覺事情來得突兀，有點兒變戲法的意味；且還未見於文字，而且世間上有一種祕密，凡是壞消息都是真的成分多，好消息都是假的成分多，所以大家依然半疑半信。時已約莫十一點鐘左右，街上已經戒嚴，又不便出去探訪消息。正在滿腹疑團難以解決之際，恰恰與十七路軍有關係的一個朋友走進門來。我便問他，大事如何？他搖頭答道：『國亡無日啊！唉！』我說蔣委員長不是已經到洛陽了嗎？他回說不知。大家聽到此處，更是冷水澆頭。疑雲罩頂。無可奈何，只好各自安寢，等明天再說。

二十六日

晨八點鐘被一個朋友叫醒。說『昨天的事證實了，你看報啊』。我就枕上接過本日報紙，約略看一遍，隨即起身，盥漱後，便出外訪友。綜合各方面消息，知道此事動機並不從昨天才起，不過當局的決心卻是臨時幾點鐘前下的。因為恐怕發生意外障礙，事前佈置頗為周密，而且異常祕密，許多要人都不叫知道。下決心的人自然是

張漢卿，他也隨蔣委員長去了。這一場大事，起也蹊蹺，落也蹊蹺，倒的確是世界政治史上一頁新奇出品。解決的方式，原不出大家預料之外。不過我們要對張先生道歉，爲的是我們料他作不出來，他居然作出了。此事告一段落，西北方面固然已經遭了重大的損失，大局方面卻還不至於大傷元氣。雖不算是立功，總算還能補過。這一點好處，我們不能因爲在城內受了十四天的困苦憂愁，便一概抹殺他。

再就張漢卿個人人格講，我們也不能不相當佩服他的勇氣。現在的人大概都有一種不好的脾氣——不認錯。所謂知識階級，尤其如此。晚間十二點鐘以後，在旅館內拉開喉嚨唱『歎楊家』，『恨楊廣』，隔壁干涉得禮貌不周，還要罵人。打了人家的耳光，經人家聚衆質問，自知實力薄弱，硬不下去，這才勉強說一聲『誤會』。至於做官人更不必說，上級官廳對於下級，無論錯誤到何程度，公事上決無收回成命之理。弄到不得收場時，仍是下級替他開路轉彎，然後才堂哉皇哉批示『旣據一再……覆查各節，尙不無理由，姑准……』含糊了事。如果坦白認錯，執筆起稿者便是公事中之外行，飯碗準定打碎，而且永留笑話於人間。下級機關如想要駁上級的主張時，斷

不敢直捷了當說他不是，必先灌上米湯一瓢。例如『捧讀之餘，仰見鈞×……無微弗至，欽佩莫名，惟竊……』等等。處處都看得出『體面』或『威信』之重要。所以數千年來，把國事弄糟糕的帝王很多，而下罪己詔的便成爲萬古美談。認過猶且不願，何況補過？此次張漢卿前半節的行動固然錯到極處，後半節總算沒有『錯了就往錯處做』的劣性。而且在舉國憤怒之下，大胆地親往南京請罪，這種敢作敢爲的勇氣，比較那扭扭捏捏隨人進退的漂亮多的多。如果就事論事的話，似乎不必抓着一點去估量他的全體。

我自來對於『文人無行』四字抱着很大懷疑。『無行』的人，各界都多，何以偏是文人捱罵？後來在人叢中混得久了，才漸漸悟出原由。大多數文人總喜歡咬文嚼字，滿口四維八德，而所幹的往往是極端的不維不德。因爲有前後不符的文章做真贓實據，就容易被人家抓着把柄。「無行」的頭銜。便由此來。這個頭銜，可說是反宣傳的報應，倒反不如普通人等套言不敘埋頭胡幹之來得乾脆而合算。無行的文人，還有一種討厭處。文章不通的人，幹了壞事，還能自知情虛，靜默不響。文人不然，他能

在書中搜尋出許多成語來粧點遮飾，那怕窮兇極惡奇醜至糟之事，只要筆端一搖，滿天雲霧都散。這又不能不說是『文』之能占便宜。近代成語之最適於粧點遮飾之用的，要算梁任公的『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一句。有了此句格言担保，便是萬寶不能近身。無論如何幹，如何說，儘可任便自由，毫無顧慮後事之必要。此外稍稍陳舊的，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陶淵明的『今是而昨非』等類，亦有同樣效能，都可相機引用。現在局勢斗轉，引用格言的時機到了。今日之我要摩頂反踵，收心爲善，與昨日之我奮鬥了。這個奮鬥，且喜是輕車熟路，因爲十二號已經奮鬥過一次了的。自家一再打自家的嘴巴，本來是沒什麼不合法之處，不過變化過於神速，也覺不好看相。從前很偉大的人們才過一夜功夫已經是毫不偉大。剛剛不多天，又主張他們繼續偉大。彷彿說：『家財萬貫的煤油大王，昨晚在私宅內歡宴的貴賓，記者也恭逢其盛。大王曾演講他開發南冰洋的具體計畫，不久就要實行，席間觥籌交錯，賓主盡歡而散。今晨拂曉時分，記者曾親自看見大王衣裳藍縷，拉着黃包車在街口兜攬生意云。』這篇新聞登過不多幾天，又說：『現核算大王財產，日起有增

，確是富可敵國云。」前後矛盾得太厲害，全不懂移步換形之法，看了使人肉麻而發嘔。這樣的文人，不僅是『無行』，而且有『無知』，『無恥』，『無聊』，的嫌疑。如果要知道此種階級的典型人物，標準作品，請看西京的解放日報。

午後會見一個朋友。是十二號那天被扣，今朝放出來的。據說『被扣的人們，今天都出來了。在被扣期間，張學良曾來談過一次，態度很誠懇。談過以後，不幾天大局就解決了。當時大家雖不得自由，倒還生受他的招待。每餐都是六元錢一席的菜。又新買麻將牌幾副，分送各處，以便與官同樂，而且每人還送法幣二百元，以作金融資本。無聊極了，藉此也多少減些痛苦』。又說『大家被釋放以後，楊虎城親來安慰。一個年青的朋友突然問道：張副司令倒送委員長赴京去了，楊先生去不去呢？楊先生聽了，臉色約畧變了一下，才答道：「將來要去，要去，要去」。便有人拉了這個青年朋友一下，背後埋怨他道：『何必呢？』

蔣委員長離西安是在昨天午后兩點鐘以後，事先當局下令叫各學校學生前往飛機場歡迎傅作義。一面叫飛機升火準備。委員長下車後，張漢卿便急急扶他上機，頃刻

工夫飛機已開。據飛機場辦事人說，當時張漢卿神色極倉皇，不知何故。又聽說飛機開後，張的旅長白鳳翔才慌忙趕到機場。頓足歎道：「壞了壞了」。跑到家裏，將女人飽打一頓，方才消氣。這事確與不確，不得而知，但從種種方面證明，張氏此舉，確是獨行獨斷，並未與部下商量，頗有苦心。而事先又必誑稱傳作義來陝，使學生們前往歡迎，因而變爲歡送，更可說是『發乎情止乎禮義』。設使處理大事，也能這樣用心，又何至如蠶自縛呢？本末顛倒，可惜可惜。

二十七日

赴省銀行訪友。

此次事變，所以迅速得告一段落，原因很多。一、張部之亂動，前已說過，由於中央軍入陝助剿，誤會爲對自家不利，即倉卒發動。後來蔣委員長行轅的文件親自詳細過目，以爲定有確實證明。殊不知文電中絲毫沒有要對付東北軍的計劃。張還不放心，又過細翻閱委員長的日記，也沒什麼。只當中有兩句說：『漢卿爲人小事精明

，大事糊塗」。自覺說得恰當。因此不免良心發現，有懊悔的意思。這可說是由于領袖人格的感化。二、張初意各方面定要響應。後來希望斷絕，中央軍又大舉圍困，形勢大不利，不得不從速轉圜。三、張楊兩部力量有限，所仗恃的是共產黨。雖是不大放心，也作可聲勢上的援助。不料共產黨近來因國際關係，已改變從前一切主張，對於破壞統一的辦法，全不贊成，極力主張送蔣委員長回京。這倒是一般人意料不到之事，更是張漢卿等夢想不到之事。因以上三項主要因素，國家不致破裂淪亡，算是大幸。倘能因此利

員官批大回送



用最後一項心理的轉變，使十年來全國最感痛苦的一件大事消滅淨盡，而且化有害為有利，那麼，西安事變就由毫無價值而變為無窮大的價值了。

昨天被釋的一批大官，昨晚已由階下囚變為座上客。今天當局特為預備飛機，送回南京，又由座上客變為天上人了。

二十八日

中國歷史上常常載着罵賊而死的事蹟，幼年時讀到此等地方，便感格得連頭髮眉毛尖端都忠義凜凜起來，後來年紀漸長，良心漸黑，又漸漸感覺作史書的人造謠生事之處太多，便對於此等處所，酌量加以折扣。至少也相信，前代的人或者有喜歡作此等事的，現在已不時行。不料天下事卻有出人意料的，罵賊工作竟有人做。做的人不是別人，兩個西北政訓處的上尉服務員。他們當初被十七路軍法處逮捕時即破口大罵。軍法官只有自由受賄的權，並無隨便殺人的力，只好由他去罵。關了若干天，就捱罵若干天。現在大事都已解決，小職員們自然也得釋放。然而當局覺得，隨便放似有礙威信，仍舊採用取保手續。就有朋友托人前去關說，請將兩位釋放。軍法官已捱罵多日，也樂得將這兩位豪傑發落，取個耳根清淨。釋放之先，照例要略為審訊，不料

兩人又是一頓漫罵。弄得公案上堂皇高坐的無法下台，只好賭氣，依舊關起來，嗣後不知費了好多氣力，方才保釋出獄。這兩位豪傑對於「罵賊而死」四字，雖然只做到「罵」，並未曾「死」，但是在當時暗無天日的西安，他們並無「罵賊不至於死」的十足把握。況且更不知道罵賊有什麼好處。不過率性而行，衝口而出，生死置之度外罷了。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固然於當時事實毫無補益，但是也值得欽佩。可惜我一時訪不他們的姓名，只能叫他們『無名之豪傑』。

二十九日

省政府邵主席夫婦啓行回京，中央工作人員一部份一同動身，綏靖公署特為預備專車一部。因中央軍仍在渭南所屬赤水一帶駐紮，火車到那邊須要換車才行。據車站職員說：『沿路破壞的路軌都已修好，只待當局命令，即可通車』。在正式通車以前，每天仍有專車遣送各項工作人員和眷屬。不過新鋼車已經燬壞淨盡，路局又無車來，只得將貨車暫且應用。人多車少，男女老幼，箱籠什物，堆得如岡如陵，擁擠不堪，宛然是難民逃荒的光景。車站的混亂，更是不像樣。一夜之間，就能把西安鬧成這種狀況，人類破壞力之偉大，真能使人詫怪。

三十日

友人來談，說廿七日開往東路的專車，行到臨潼與渭南間的某地，被當地駐紮的『救國軍』鳴槍停止，即上車檢查違禁物品，車上幾百個人都是各機關的職員，所有路費行李一概都被『救』去，後來索性連身上的衣服也『救』去了。『救國軍』任務已了，即整隊班師而去。剩下幾百個兩膀清風的羣衆，面面相覷，才知道救國軍送客的方法，是先之以梳，繼之以篦，終之以剔，然而並不傷及皮肉，大約還有『座位無多下次請早』的意思。

三十一日

西北政訓分處從前派往張楊兩軍的政訓工作人員，自事變以後都被各軍扣留拘禁。現在大事解決，各地軍官都大施仁政，將各員行李拿光衣服剝盡以後，禮送回來。近在本省的，倒相去不過幾百里，遠在甘肅的，就動輒千里以外，一路之上，腰無半文，逢山吃山，逢水吃水，加以天氣正在隆冬，風雪交加，痛苦萬狀。走得脫的還算

有福，走不脫的更要繼續受牢獄之苦，反以不得吃山吃水爲恨。有一個從平涼某師回西安的朋友談起那邊軍隊的情形倒頗有趣。這個軍隊什麼都好，只是略略有點弱點。

第一是不善於打仗，每打必敗，無可磋商。第二是喜歡無條件拿老百姓的東西，每每弄得鷄犬無聲，甚至城內亦公然奪取，有一次師長還在某銀行打牌，麾下健兒們已經把銀行搶了。他們最感興味的是性慾問題。高級長官都是攜眷同行，自然無甚麻煩。中下級的力量稍差，只有就地取材，暫渡難關。所以大軍所到，必有許多臨時伉儷。但是待到開拔，又都原件交還，並不帶走。至於健兒們就惟有採用尋常權宜辦法了。長官對於此事，不但不加禁止，而且還公開獎勵。有一個團長對士兵們的演講詞，可作標本，他說：『凡是人類都有性慾，都要解決。一個軍隊裏，難道只有官長是人，才知道解決，士兵就不是人，不懂得解決嗎？你們如果要解決，儘管解決，我替你們負責，不必耽心。但是，須要遵守三個原則，不然，我還是不負責。第一，不要去講熱烈。手續辦完，立刻抽身，切莫留戀。許多同志惹火燒身，都由過熱之故，大家要永以爲戒。二，不要打架。既都是志同道合，就應該和衷共濟，何得武力解決有傷感情？三，要現洋交易，不可賒賬，以免因經濟關係而引起外交問題。完了！』神祕之事，被他天眞赤裸的端出來，而且指授機宜，切中肯要。的是妙人妙語。

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晚間聽南京廣播消息。一、蔣委員呈請辭職，中央慰留。二、張學良經軍事法庭判處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蔣委員長呈請中央特赦。

本日爲廿六年元旦。各處軍隊照例都要檢閱，『救國軍』自然比不救國軍更要來得排場，於是就在扣留下的飛機當中選了五架來作天上游行。又怕飛機逃走，便每架派精兵一名，手執駁壳槍，坐在駕駛員背後，圓睜兩眼，嚴厲監視。如果駕駛員起心不良，方向不對時，便可立刻執行死刑，讓他飛不回去。這樣辦法，總算萬無一失，不料五架中仍舊飛走了一架。後來才知道，天空綁票，並不能如地上之有效。因爲監視兵自家不能駕駛飛機，如果要執行駕駛員的死刑，飛機掉下時，本身一定要受拖累，至少也有擦傷皮膚或撕破衣服的可能。所以駕駛員如果要駕機逃走時，監視兵除了圓睜兩眼追隨台駕而外，並無第二個辦法。這叫做『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二日

在陝中央飛機一隊於事變後被扣。現決定放行，將於明日全隊飛往南昌。

鮑文樾本日由京來，聽說專爲恢復交通一事。

三日晴

楊虎城派李志剛到京。

聞張學良五號可回西安，因應辦手續還未完畢之故。

有客來談事變後朝邑實況。

朝邑地居黃河西岸，渭水北岸，離潼關不到一百里，也要算軍事重要地點。前月十二日，駐在朝邑的馮欽哉接得楊虎城的電話，叫趕快派兵扼擾潼關，卻不說明理由，馮也不知西安有變，就派兵前去，行到離潼關三十里地點

關次局面的潼關關係

時，聽說中央軍已先到那裡，方才停止前進。中央軍此次所以能於短時間內取得包圍西安的優勢，全由佔據潼關的敏捷。倘使先頭部隊遲到兩點鐘，恐怕就非費力不可，而且渭北方面的形勢亦恐不會那樣順利，十七路軍的實力亦不會削弱得那樣神速。

所以潼關的地位，關係於此次的局面確實不小。

天色黯淡，大風，飛沙走石，使人不敢睜眼。午刻到車站送友人等東行。火車仍不會正式通行，候車的人山人海，混亂擁擠得不堪其憂。有人說，今天午後就要正式通車，問站上職員，又說得影響模糊，心裏頗有些疑惑。

午後四點，同兩個朋友到西京招待所開房間洗澡。自事變以後，此來還算第一次。所開房間是樓下一一三號，腦筋裏忽地觸動十二號

亂軍攻刦的事前，就問茶房，那晚誰住此屋？茶房回說：『就是邵委員』。我不覺楞了一下，心想竟有這等湊巧的事。一個同來朋友笑道：『此屋要算凶宅了』。大家爲好事心所驅使，便根問當時的情形，一面又開窗察看此屋的環境。原來西京招待所的



邵委員遇難前留影於西京招待所

建築全體，是一個人字形，一一三號恰在人字右腳盡頭處。窗外有一段泥地，寬約一丈多，泥地盡頭，便是隔離馬路的梅花洞短牆。亂軍在未明時分攻進招待所後，一面堵着大門，一面向裡面襲擊，邵委員倉猝中由臥室後面洗澡間的窗戶跳出，奔過那一段泥地，正要攀牆外出的時候，在大門口的亂軍遠遠看見一條黑影，也不問是誰，便刺斜裡指着放了一排槍，邵委員因此受傷倒在牆腳。以上情形，都是茶房指點說的，確與不確，不得而知。至於邵委員未離臥室以前的情形，那個茶房卻不知道。

晚間聽說，幾天前由此往南京的一個朋友回陝來了。我們急於要知道外面情形，便立刻跑去訪他。他說：『外間近幾天對於西北的觀察，與西安實況，大是兩樣。西安說得上赤化與否，大家都親眼看見，無須解釋，但是外面因交通隔絕，消息封鎖，都說西北現已全體赤化，不久必然要洪水滔天，不可收拾，所以都望這裏朋友趕快離開赤區，以免玉石同焚』。其實從上月廿六號起到現在，不過十天工夫，西安情形並無與前不同之處，人家赤都不赤了，還說得上化？即使真要化時，腰纏萬貫的武裝同志誰願受化？又豈有廿五號前不願化不敢化的，到今天倒反而化了的道理？談到此處

，我們又問潼關以西軍事情形。他說：『從潼關到赤水一百多里地面，東來的軍隊多得如螞蟻一般。過了赤水二十餘里，便是這邊的軍隊，也多得無數。兩軍的最前線都已布了鐵絲網，只留下汽車過道的小小口兒，我經過中央軍界綫時，檢查行李的士兵們都勸我趕速退回，切莫前進，自尋死路，不知是何緣故？』

經過這一番談話，我們才恍然大悟，這幾天太樂觀了。因為過於樂觀，就自家閉塞耳目，外面的情形，一概不做理會，那知道大風大浪之後，還有餘波呢？再回頭細細參想，這個餘波，也是必然有的。中央經營西北，費盡苦心，才有今天，斷斷不能因此次無意識的變亂，就縮手退回，聽憑他們盤據胡爲，讓西北仍舊腐敗混亂下去，使五年之功，廢於一旦。況且他們却持統帥還不夠，又任情驅逐行政官吏，破壞行政系統。如果中央就此承認已成事實，紀綱上也太說不過去。將來國內的地盤主義者大家看着榜樣，也起來照辦一下，更不知還有幾多西安變亂要繼續發生。所以糾正之事，絕不可少。即使因糾正而犧牲人力物力到很大的程度，也斷斷不能吝惜的。任何人當局，也是這樣辦法，並非氣度褊狹，故尋報復。這樣推想，就越想越覺自家聰明不

過，很有見地。這正合着世俗最幽默最尖刻的一句話：『事後諸葛亮，事前猪一樣』。煞是可笑。

從本日起，本城的謠言又是大批出產。人心惶惶，一個個臉青面黑，跑來跑去，互相報告消息。報告完了，還要再三囑咐不要告訴旁人。臨走出大門，四顧無人，又要附耳低聲說道：『剛才的消息，是某人祕密告訴我一個人的。他在某方面參預機要，他同我交情很說得上。要是我們洩漏了機密，以後就再也聽不見什麼了』。其實事後證明，這個機密也就是謠言之一種。

五日陰

邵之中

陳而有好

往訪一個本地朋友。他昨天曾會見現任的民政廳長。據這位廳長表示，『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我們只有一切聽中央的命令了。我們已經打電到南京請邵主席回來了』。

入夕時分，又會見另一個本地朋友，談了些閑話。臨到送我出門時節，他才悄悄地

對我說道：『南京方面在蔣先生請假休沐期間，似乎要對這邊硬一下子。你不如趁早離開西安罷，住在此地陪着我們受驚恐，犯不着呢』。我很感激他誠摯坦白的忠告，只是我有我不願即時離開西安的理由，便也含糊告訴他而去。

本日東行火車已開，出站不遠，復行退回。於是謠言又趁勢出版發行，說，朝邑方面的軍隊發生內訌，某人已經被部下的團長殺死了。此項謠言的來路，當然是一想便知道的。

這幾天來，外省人離開西安往東路走的，真如蟻隊搬家，牽線不斷。火車塞滿，如裝沙丁魚之罐筒。火車不夠，又利用汽車運輸，先到離西安二百九十九里的潼關，再搭火車往東進發。人數的多少，自然無法統計。這樣人口銳減，於西安的前途利害呢？當局的人倘稍有腦筋？就該一想便得。然而不但『各安生理無得妄自驚擾』的官樣文章沒有表現，就是尋常談話，也毫未提及這一層。他們是早已把這些口音不同的分子恨得牙癢癢地了。中國人的地域觀念自來就很重，天地君親師之外，就是同鄉重要。仁義禮智信之外，就是鄉誼重要。大地域有大觀念，小地域有小觀念。在異鄉地

方偶然聽着同鄉口音，就覺得有特別甜甜的回味兒。比方說罷，兩湖或川滇黔的人初次會面，問明籍貫，總帶着自然的微笑，說：『哦！原來是大同鄉啊！』其實都是一種不可解釋的錯覺，人類的善惡，並不是由省區來劃分的。在鬥爭時候，還是老鄉磨擦得特別激烈，脫不了『冤親平等』的大原則。然而據我若干年之經驗，地域觀念之重，除了民國五年割陸建章帶來的同鄉人等的耳朵以外，又要算這一次表現得特別道地。事變以後，只要你是南方口音，決不至于不把你當做侵略的帝國主義者待遇。中部和西部口音，或可稍稍減等。各師旅的政訓工作人員，在他們眼中，論理都應該是反動分子，一律不客氣。然而不然，北方口音的都豁免扣留，只將多喝過揚子江水的人來消氣。既抱着這樣眼光來恢宏大業，人家要走，當然『恕不挽留』，而且，『你如還不走，恐怕更有甚於不挽留的待遇在後』。

本日大雪

張楊兩軍將領於昨天發出聯名通電。本日報上批露原文。大意是：『此次委員長

俯從張副司令與楊主任之主張，足見人格之偉大，是以張副司令親送委員長回京，束身請罪，方冀……不意某某等乘委員長休沐還鄉之際，竟派某某等十師之衆，復入潼關，有挑戰形勢。值茲……之時，竟有……之事，殊為……。××等本意如何如何，決不如何如何，然而萬一如何如何，亦惟有如何如何』。原文我只畧畧看過，不能記憶。不過照普通黑筆師爺做文章佈局措詞的方式，想來大概總不相差很遠。

這一股惡氣又是從那裏掀動來的？因中央方面昨天由軍政部發表了一批整理陝甘軍事辦法；（一）以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承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命令綜理陝甘寧青軍事。（二）以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三）以楊虎城為西安綏靖主任。馮欽哉為第二十七路總指揮。楊虎城于學忠自請處分，從寬撤職留任，帶罪圖功。以上三項屬於人事方面。至於駐地區分，又有下列四項；（一）萬耀煌，樊崧甫，毛秉文，曾萬鐘，各部，及李縱隊，分駐潼關，朝邑，渭南，西安，咸陽，寶雞，以達天水一帶。又胡孔關各部仍駐原地。（二）第十七路直屬各警衛旅團移駐正寧，栒邑，淳化，耀縣，乾縣，麟游，永壽，靈台，甯縣，長武，邠縣等縣。孫蔚如第十七師移駐甘泉，鄜縣，中

部，宜君，等縣。(三)馮欽哉部另編爲第二十七路，仍駐防大荔，蒲城，白水，證城，郃陽，韓城，宜川，等縣。(四)第五十一軍 五十七軍，六十七軍，騎兵軍，及一〇五師，一〇九師，一二二師，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律恢復十二月一日以前位置。同時又由行政院發表孫蔚如爲陝西省政府主席。

張楊兩部對於上項處理辦法，人事方面不滿意的是第一項，因爲他們希望的人選是張副司令，前幾天就宣傳說副司令要發表爲什麼四省邊防督辦，到現在不但並無下文，還又加上行營這一個緊箍咒，恐怕以後束縛的痛苦，比較事變前大大不同。駐地方面不滿意的是(一)(二)(四)三項，因爲這樣一來，中央軍扼住隴海鐵路直達天水一線，已使他們不能自由行動，而楊部卻又要退到渭河以北，張部要退到甘肅，兩處都是磽瘠偏僻之區，太不好玩，非反對不可。然而就張楊兩部各各心理分析來說，卻又各自利害不同。人事方面的第一項，張部反對最力，楊部並不十分堅持；因爲張學良回陝與否，與楊無大痛癢，或者張不回陝，於楊還更有利。駐地方面則爲楊部反對最力，張部並不特別注意；因爲張部軍餉二百餘萬元向來是由中央按月發給，並不取

之地方，現在中央仍照以前撥付，駐陝駐甘即毫無分別。至於楊部就大不相同，他們自民國十九年秋間就盤據關中和陝南兩塊肥肉。到現在陝南已經撤手，只有一個關中。一旦捨此惟一地盤，退往渭北，形勢日蹙，聲光頓減。而且將政治中樞的西安拋卻，更要失去掌握各縣區的能力。所以抵死不走，聲言即因此而打架出血，亦所不卹。綜合起來，一部分要爭地位，一部分要爭地盤，雖是彼此心眼不同，然而大難當前，就不能不結合一致，各借對方的力量來幫助本身達到目的。這是兩部同牀異夢的內情，也就是分崩離析的主因。

從來訟師做狀詞，決不肯將全面事實和盤托出，總是將自家有理之點說得痛哭流涕，而對方有理的地方，卻一字不提。從片面看來，準是冤沉海沉，及到雙方對質，全是瞎說。這一次的歌電，即是此類。原文專以『中央軍無故入陝有意挑戰』等話頭來激動士兵，挑撥百姓。自家抗拒中央命令的事，卻一字不提，而且連此項命令的內容也都嚴守祕密。用心極是狡猾。不過此等消息斷難封鎖，只叫旁人暗笑而已。

他們所以抗拒命令，並不是確有把握，可以爭得收回成命的勝利，不過是姑且硬

一下來試探試探，看有無收回成命的希望。因爲他們以爲此次發布命令的機關是軍政部，與平常習慣不同，明明留有轉圜地步。如其軟化接受，便會弄假成真。如其堅決反對，自然有人出面調停僵局。既是自以爲看準了這個漏洞，便不肯輕於上當。所以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閉門製造一個『親日派』的幻象，向着這個幻象，指手畫腳，痛罵一番，說：『閻王易見，小鬼難當。這場事都是你忌妒我們救國立功才弄出來的。我非與你見個高低，不能伸張正氣』。藉此以作強硬之表示。一面又多多說些『擁戴』，『服從』的話，來求調停之實現。於是應聲蟲的報紙也就越發革面洗心得特別激烈。從前應該反對的人，現在重新偉大了。大衆擁戴他老人家的赤忱，斗然熱到沸點，恨不得立時三刻七孔流血，以明心跡。昔人說：『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話如果不虛，我真要想替我們的國家算算流年，看看脈象，方才放心。

從前有一個三家村學究先生，最是嫌貧愛富，對於富貴人家的子弟多方張羅，貧苦人家的子弟任情躉踐。某天，有兩個學生拿着書都打瞌睡，卻是一貧一富。學究先生卻單把貧學生叫醒來，拍案大罵道：『懶惰的東西！一拿着書，就打瞌睡！』又指

着那個富學生給他看，說道：『你看！人家多好？雖然打瞌睡，也還拿着書呢。』絕對同樣的事實，卻有極端相反的批評，不能不佩服他之善於辭令。我看過歌電，不免發生了同一感想。

七日陰

西安各界組織和平呼籲團。派代表幾人往洛陽南京，呼籲和平。

當局暗令城門衛兵，禁止女眷出城，以免擾亂人心。有綏靖公署護照的才准放行，因此人心越發恐慌。

自事變以後，共產黨的軍隊，即漸漸由西北向東南推進，佈置於慶陽，鄜縣，甘泉，膚施，各處。現在張楊兩軍自覺實力不足，不得不飲餽止渴，請求他們繼續推進，幫助防禦。於是就有什麼『三位一體』的新鮮名詞發生。但是共產黨卻始終不會在報上發表過一次通電，也不曾在街上散佈過什麼宣言，和一切宣傳品之類。究竟葫蘆裏是何藥品，無從得知。然而他們雖不宣傳，卻有人替他們代辦。說：『我們的友軍

說：「我們從前窮苦極了，子彈沒有，糧食沒有，衣服沒有。現在呢，什麼都有了。這種福氣，生平沒有享受過，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打仗的工作還要你們費心？都交給我們就得了。」你看！他們的戰鬥精神真好啊！」

八日 陰

午後省政府的朋友來談，本日省政府接得某縣長的電報，共字號的三師之衆已到涇陽。

連日接潼關洛陽朋友電報，都催促趕緊離開西安。

聞張學良有電告諫東北軍，不要輕舉妄動，聽候中央的處置。

九日 晴

消息又稍稍緩和。（一）何應欽部長派代表三人到西安。（二）蔣委員長有電來，主張和平。（三）西安和平使者由洛陽來電，說呼籲已有結果。一部份前往南京，

一部份即將回來。· ·

但是同時又有相反的消息傳來，因為，一個朋友在電話裏用極低的聲音告訴我，說，前方緊張得利害，楊虎城已親自赴渭南視察，前線恐怕就要開戰。

十日 晴

本日有友人眷屬離西安前往潼關。因火車已完全停開，只有汽車可乘。午前八九點鐘啓身，不料到十二點鐘時分，依然折回。問其經過，頗覺可笑。汽車出中山門，軍隊節節盤問檢查。先將被捲箱籠打開，衣服什物，件件過目。手續務求其繁，動作務求其慢。如遇着箱中有書籍文件，那可抓住機會了，軍爺們就得從頭到尾，將頭搖來搖去的細讀。當中如有懷疑之處，又得翻根透底的質問，必要一一得到圓滿答復，才得罷休。猶恐怕時間還早，旅客們還有趕得到潼關的希望，又徐徐將檢查工作告一段落，開始盤問工作。盤問之中最緊要的是叫旅客說明離開西安的理由。旅客當然不敢說逃荒避難，只推說家中有事，趕回料理。不料軍爺們即乘機而入，說救國要緊，

何能各顧身家，將國家大事拋棄不顧。就此大開露天講演，將救國軍的意志和計畫，發明得徹頭徹尾，有聲有色，叫你默默無言。如果你還是面有難色，他把眉頭約略綁了一下，又提出救濟方案來。說：『如果同志願意參加我們的工作，而又感覺經濟困難，不能久住的話，兄弟一定替你介紹相當工作，務必使你有救國的機會。』既責之以大義，又動之以高官，如果你仍舊老着面皮一定要走，他也只好讓你走。但是，經過了這一大半天的騷擾和教訓，要走已是來不及了。他又會關心你的前途，苦口勸你明天再走，以免路上麻煩。等到明天再走，他又是這一套。弄來弄去，總以使你走不動為宗旨。許多朋友的眷屬都遭了這個劫運。後來調查原因，才知道他們不讓走，並非好意留客，是為了西安的汽油漸次乾枯，對於軍隊運輸上不利，為節省汽油，才不准長途汽車行駛。又不便明令禁止，漏了機密，才使用這個軟法門。方法雖笨，用心卻苦。

西安居留的外國人奉本國領事命令，一律離開陝西。本來西安的形勢，已經顯得很危險的模樣，現在洋人大批離去，似乎又斗然特別增加了十二倍的危險。洋人素來

胆子大，見識高，他們都乘不住氣要想逃命，當然這個消息比中國人逃命更值得注意。於是要想逃而逃不脫的人們更加面如土色，互相報告，說：『你知道麼？洋人也走光了啊』？

晚間，一個參加和平使者團的朋友由洛陽回來。自然大家免不了團團圍困，問長問短。據說，就洛陽方面的空氣看來，和平解決很有希望。沿途所見的中央軍隊，都顯着很安閑的狀態，不像預備廝殺的樣兒。羣衆聽了，大家臉色又比較自然些。

連日與朋友閑談，覺得中央現在處理西北的善後方法，輕也不能，重又不可，困難極了。在十二月二十五號以後，中央軍有奉令撤到潼關的說法。當時大家推想，是要採用三國志上魏武帝對付袁家弟兄的緩攻策畧了。大凡同牀異夢的集團，都是『急則相結，緩則相攻』。現在的人與從前的人，並無什麼差別。西北的『三位一體』，主義既不相同，而且還有根本說不上主義的。歷史關係更是淺薄。不惟淺薄，而且冰灰。倘使中央軍退出潼關，西北的事，暫時不問。頂多不出三個月，幾部分定要因爭地盤爭權利弄到打架出血。那時再來收拾，也是一法。不過就中央的體統說，用此種

縱橫捭闔的陰謀來對付地方是不大合理的。現在既然是不用這個，而採用急進方法，馬上硬來，這三部分為目前生存起見，自然要聯合一氣來抵抗，正合着『急則相結』的原則。這就是目前的現象了。在現狀之下的中央軍，戰也難，不戰也難。戰的難處，不能在不能迅速攻下西安，在不能短期內收拾西北。不戰的難處，在怕他們看準了你有萬不願戰的心理，而頑強不動，使你慢慢的讓步遷就。既是戰與不戰都是困難，只怕是要取長期封鎖使他坐困的策略。談到此點，就要看『三位一體』在掙扎期間有無分化的因素了。就三部戰鬥力說，東北軍似乎稍差。楊軍稍強，但除卻新近脫離的四十二軍七團之衆，所剩不過兩萬人左右。雖近來極力編制民團，擴充實力，民團究竟是烏鵲軍，不能與正式軍隊比武。 strongest 的還是共字號的隊伍。就三部心理說，楊軍堅決不願退出西安，所以主戰最力。東北軍退往甘肅，不失軍餉的接濟，盤據陝西，並無地盤的希望，所爭的只是首領回來一層。但是希望首領回來的，多是中下級軍官上級軍官有自立為王的野心的，還許希望首領在南邊多住幾天更為妥貼。所以主戰的意思就不全軍一致。至于共字號的心理最難推測，態度亦不明瞭。就他們近月來一貫的策略

說，不像會主戰。就他們新近軍事的布署說，又不像不主戰。概括來說，楊軍一致主戰，而實力有限。東北軍意見參差，而實力亦薄。共字號的隊伍戰鬥力最强，而意志齊一。所以三部的中心力量，仍舊在共黨。如共字號的朋友不主戰，這個團體一定崩潰。如其主戰，恐怕雙方相持期間就相當長了。因為相持期間的長短與大局前途有密切關係，而且對於我們困在圍城內的楚囚有切膚的痛癢，所以我們對於共黨的策略就特別耽心，刻刻注意他的態度。

自他們『救國』以來，陝西的政權完全掌握在十七路軍手裏。稍稍重要的官吏，都由他委派。現在大事不好，應當有福同享，有官同做，才能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楊先生有鑒於此，就把財政廳長叫去，叫他將比較肥美的差使讓與東北軍，以資聯歡。廳長奉諭連忙跑去，傳達主任的美意。請他們開名單保薦人才，共襄大業。東北軍也知道是過河拆橋的大政方針，官壽不長，感覺靈敏的都不願去。就將下三路的跑龍套人才推出應用。這邊不敢怠慢，連夜遴辦。這些跑龍套自十八世紀以來，都不會做過官。一朝得志，四肢齊伸，拚命亂抓，鬧出許多笑話。楊軍正當聯歡之際，明知糟

透，裝作不知。這種苦心，也是天可憐見的。只是，一杯水酒，一塊豬腳，也要希望菩薩保佑豐收，未免困難些。

有人在潼關遇着前次亡命的公安局長。他在閑談間，說起亡命的經過，很有小說趣味。要是時下的新作家使用他們慣用的冗長拖沓重複雜湊一枝筆來加意描寫，再加上一些春天之快樂，冬天的悲哀，老祖母的綱紋，王大媽的裏腳，也可以薄薄裝訂成一本『西安亡命記』。這個局長任職約略兩年。楊軍平時因他的工作關係，恨他入骨，硬誣他嗾使警士開槍打傷愛國學生，必要得而甘心。十二號以後，到處搜捕，異常嚴急。倘使不幸被他們捉着，決定沒什麼很舒服的事體。

據說十二號黎明，公安總局和各分局被圍攻搗毀後，局長就知道大事有變，趕緊把軍服脫下，將廚子的衣服穿上，臉上抹了一把土，逃到街上。花了十元大洋，在一個黃包車手中租下黃包車一部，拉着到處游行，打聽消息。行過省政府時，正遇着亂軍搶刦衣物，往外搬運，才知道事態十分嚴重。但是城門已經關閉，只准入，不准出，設法展翅飛走，就連人帶車，躲在一個窖洞裏面。這個窖洞隔壁就是一個熟人的住

宅。危疑之際，也不敢冒昧拜訪。正在一人打算如何出關的當兒，忽然聽得隔壁人聲沸騰，原來有人訪得他平時常常往來此地，已經派了武裝大隊前來包圍搜捕了。此時心驚胆寒，連氣也不敢大呼吸。不多時聽得軍隊脚步聲走遠了，周身豎起的汗毛才慢慢恢復原來位置。到了第二天，不知是第三天，又將黃包車撤銷，另外採買了一擔菜籃，幾十斤白菜，準備挑着出城。他很聰明，知道亡命的原則，不能從僻靜城門進出，因爲進出人少，容易被人注意，非得走熱鬧去處不可。於是一個人挑起白菜，浩浩蕩蕩，向通火車站的中正門進發。不料剛走到西京招待所附近，離城門還有半里路遠近，恰逢着一排士兵，整隊而來，爲首一員大將不是別人，就是他從前親自申斥撤差的舊部。仇人見面，分外眼明，說時遲，那時快，那個排長已經迎面而來。他見不是頭，連忙背轉身來，撩起大腳褲子，向着牆壁小解。幸那個仇人排長不會注意，匆匆過去了。等到敵人去遠，又向城門前進。剛走到城門洞口，又是一隊兵對面進來。城門是新生活勵行區域，再也不能小解，只得硬着頭皮闖將出去。還好，無人看出破綻。就一直過橋向東，落荒而走。到了電燈廠附近，看看四下無人，便將白菜拋棄，以輕

負担。挑了空籃，直奔草灘。到了草灘，已是離西安三十里。算是比較安全地帶。方才憩一口氣，冷不防又被拉夫的軍隊一把抓着衣領，要他搬運輜重。無可奈何，只得遵命。及到打聽運輸的目的地，方才知道這個軍隊是開回西安的。這一個九天炸雷劈頂打來，真是三魂與七魄齊飛，面孔共黃薑一色。不料費盡心血，受盡折磨，到頭依然博得一個押解回省。時乖運否，也算盡頭了。一路上，焦急萬分，無心賞玩風景，正在設法擺布處，又不料絕處逢生。行了一站，夫頭打起哈欠來，要想開燈過癮。局長連忙放下擔子，掏出四角大洋，恭請夫頭在路旁破屋內，橫陳玉體，吞雲吐霧。局長一面替夫頭服務，一面趁勢哀求，說家有八旬老母，靠我生活，此去遙遙無期，老母定然活活餓死。說時聲淚俱下，情形彷彿比真的還真。夫頭秉性慈良，被他的四角大洋感動了，又打了幾個呵欠，就暗地放他逃走。這才好容易奔到潼關。幾天辛苦之餘，滿身泥土，第一件大事是上旅館開房間洗澡。便大踏步走進中國旅行社，不料立刻被茶房驅逐出門。這才覺悟自家裝束和面貌確有被驅逐出門之必要。後來想起交通銀行還有熟人，又到交通銀行。正在又要被驅逐之際，恰好那個熟人從裏面出來，驚

問緣由，送了一百大洋，方才重整威儀，坐火車向洛陽而去。

十一日晴

晚上八時出門訪友，因為獨坐寓內一天，消息全無，很感苦悶，想尋朋友談天，不料偏偏遇着一羣與他們痛癢相關的人物。你說一段，我唱一板，都是替『救國軍』作廣告的。甲說：『這一次兵諫，將十年來不能解決的大問題竟自解決了，意義何等偉大啊！』乙說：『我們還怕戰爭嗎？我們也有五六十萬之衆，就是被逼不過，打將起來，至大限度，也不過在隴海路上衝來衝去，誰把誰還消滅的了不成？況且我們糧食可供半年之用呀！』說話時還帶着幾分義憤。丙又說：『我們只要擋持二三個月，各方面定然要起變化的。』大家把理論講演完畢，又談事實。一個說：『你知道麼？昨天鄭州工人罷工，隴海路車已不通了。』一個搶着道：『這是共產黨繞在潼關後方去了。他們專會繞灣子打包圍呢。』一個在旁冷冷地笑道：『咳！還聽說湖北和豫南還有事呢。』這一批重要軍情互相交換之後，又大家七嘴八舌將張漢卿抱怨一頓，不說

十二號之盲動，卻深怪二十五號之失算。未後，又指出幾個人來，連譏帶罵，討伐一陣，然後吁嗟歎息而散。這一場戲，不知是有意說給人聽，還是由於悲憤不能自制，我也沒有工夫過細去推究。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幾天，總是氣餒萬丈，有恃無恐。而報紙叫囂，尤為厲害。彷彿僅僅將阻礙『救國軍』出路的敵人驅逐出關，還不算本領，硬要義旅東指，問鼎中原，才能消導胸中一口惡氣。這是什麼原因？照我想，定是共產黨說了幾句拍胸挺肚的硬話，而且他們的軍隊也逐漸擺到前線，替救國軍紮着陣腳，他們才有這樣的胆識俱優。如其不然，怕早已悲從中來，不能自制了。共產黨標榜息爭對外已經半年有餘，何以現在又替人家張目呢？依我推想，還是為本身結束問題打算的一種策略，並非與他們有何不解之緣。共黨從前屢次要求國民黨停止攻擊，一致對外。並希望組織各黨各派聯合的國防政府，而以蘇維埃政府為其一部。組織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而以紅軍受其指揮。中央以為一國之內不容有二重政府，一個軍隊之內不容有兩種組織，不肯答應。非取消蘇維埃和紅軍名義，停止違反三民主義之活動與宣傳，絕無商量餘地。而目前尤其緊要的，是紅軍名義取消後應受中央之編制和調

遣一層。正在這個時候，就發生了西安之變，張學良看不明白內容，還對人說：『共產黨是一定服從我的，因為他們是我從最危險中救出來的』不料蘇俄對於西安事變，全不贊成。除各機關報一致攻擊外，並訓令中國共產黨就近糾正他們的錯誤，以免破壞統一的局面。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周恩來前回來西安，就是負有這項使命的。因為蘇俄看見遠東形勢的危急，知道非改變方法，拉攏國民黨不行。如因袒護共產黨幾萬人的軍隊而失了國民黨二百萬人的軍隊的同情，乃是大大的失策。共產黨既是認清此點，即斷不能違背蘇俄意旨，再行勾結兩部作破壞統一之事。不過是為講價起見，不得不暫行借重張楊兩部來烘托本身力量。目的還是在將本身問題於解決張楊兩部問題之中附帶解決，以免過於吃虧的讓步。照此推來，中央如能抓住此點，定可將此事迅速解決。我們的推斷是否錯誤，姑且再看事實的演變再說罷。

有人對我講：『楊先生是三部的重心了。張副司令臨離西安的時候，已將東北軍全體交與楊先生統率指揮，而且恐口無憑，還親自寫就條諭，交與楊先生執掌。所以楊先生很勞苦呢！從早到夜，不知要接見多少要人，要解決多少軍國大事啊！』

九點鐘後，又到一個朋友家裏談天。十一點鐘才散。據他談，住在西安的共產黨中堅分子表示是『力主和平，決不內戰。』

本日東北軍派米春霖赴南京。張部向來有新舊派的分別，新派激烈叫囂，舊派主張穩健。米是屬於後一派的。

十二日晴陰

朋友們的眷屬在這幾天內都紛紛離陝。因為護照不容易領到，檢查手續又很麻煩，汽車也極少，都感覺極端的困難。即使幸而走脫，到了兩方交界的地方，前線的東北軍又要為難。說，僅有十七路的護照，而沒有東北軍的護照，還得打電話請示。而且戰壕一道一道挖得很深，汽車通過時，須要臨時在附近民家去買木板來搭橋。種種花頭，比過五關還要艱難困苦。然而仍舊要拚命設法，拚命冒險。少數人的心理，是怕戰爭爆發後，飛機要來生蛋在大家的頭上。多數人的心理，是怕這邊潰敗，要溫習十二號以後幾天內的舊功課。

有一個住在城內的共產黨人，因與楊先生有歷史關係，曾向楊先生建議。說，二號以後的槍刦工作，做得太不漂亮，與救國的事情不大合拍，民衆不很歡迎，於『救國軍』前途有礙，主張將執行此項工作的官長拿來試行鎗斃一次。楊先生說：『不錯，本來應該這樣辦。我也想到。不錯！不錯！不過是……算了罷。』

十三日陰

十四日陰大風，很有肅殺之氣。

聞張漢卿已由京赴奉化，似乎大局有轉機。

救國會通電說，中央入陝的軍隊，東西南三路合算，有三十二師之多。意思是『不贊成。』

近幾天晚間，前線常常有小衝突，有時衝突的隊伍，是以營爲單位。因此城內空氣斗然緊張。認爲明天或後天大戰就要開始。

十五日 陰

城內空氣一張一弛。朋友們人多口雜，各說各的。大概都以爲中央在勢不能不遷就了事。此種推斷，有兩種原因。（一）張楊兩部氣餒的凶惡，和宣傳的囂張，能使大家頭昏目眩，感覺他們頗有長期抵抗的實力。（二）危城的恐怖，發生了急於求安全的希望。希望到迫切時，也能使人頭昏目眩，而產出不合事理的幻想。便是我，也是在此種幻想中殺進殺出的一個。不過有時頭腦還能勉強鎮靜，勉強清楚，昏眩的程度，比大家稍從末減罷了。至於從頭到尾，堅決認定，他們終久要丟手的，在朋友中僅僅只有一個。世間到處是糊塗人多，明白人少，在此處又得一個確實的證明。

十六日 晴

鮑文樾李志剛米春霖代表張楊兩部啓身赴奉化。李臨上飛機時候，由一個姓高的準共產黨送到機場，彷彿監視他走漏軍機大事的樣兒，頗能表演鬼鬼祟祟之致。

各報登載某某兩省三個人聯名通電，請求和平解決。這一通電文是經過許多時間

許多手續才能出現的。文章的表面說得很委婉，並無劍拔弩張的姿勢。看起來大約不會再有第二次文章，更不會有做文章以外的動作。然而『救國』的夥友們得着這一份維他命，高興得幾乎不曾淚如雨下，很有『天下從此多事』的希望。

十七日陰

十八日晴

有某君於昨天乘汽車赴潼關，想回南邊。不料行到赤水，因軍隊開玩笑，廢然而返。據說，汽車行抵救國軍第二線時，軍隊即不讓通過，爲的是怕看見了他們所做的防禦工事，洩漏了軍機。如果一定要走，可等到日落西山，前途漆黑時，再行前進不遲。誰都知道，在火線上黑夜前進，有被對方作爲靶子的危險，那裏肯爲逃命而拚命，自然只有向後轉了。這一種寓禁於『等』，與先前的寓禁於『查』，同樣有曲線藝術。倒不料丘八們花頭越弄越有進步。自經過這一度以後，西安到潼關大路上便實行

斷絕交通了，

十九日晴

自從事變起，城內性命比較貴重的人都在家中做下防空地窖。二十五號以後，天下太平，兵革不用，就沒人想起此事。現在又重新恐慌，重新工作。就是平時很沉着的人，也都暫緩沉着，晝夜加工趕造。各大小文武衙門，更不必說。就全國都會說，地窖之普遍，恐怕要推西安第一位了。『救國軍』這一項大成績，雖然是由下意識做成的，畢竟不可磨滅。

張楊兩軍宣傳：『中央已答應改編東北軍爲援綏第一集團軍，十七路軍爲援綏第二集團軍，紅軍爲援綏第三集團軍，西北行營主任不駐西安，改駐潼關』。大家對於後面所說一層，都很懷疑，因爲即使要這樣解決，也嫌時機還太早些。

二十日陰晴

二十一日 晴

聞昨天商州方面有衝突，這邊的軍隊略有損失。

二十二日 晴

近四十天內的危城是什麼？是充滿了十萬八千惡鬼的黑暗臭腐阿鼻大地獄！裏面有的是欺騙，強暴，陰險，卑劣，毒辣，種種不可思議之事。而最普遍的，還是看見人家落下水井以後，再給他兜頭扔下一塊斗大的石頭，自以爲是屬於勝利一方面的那種獰笑面孔。白天只怕你不睜眼，一睜眼就會看得見。只怕你耳聾，不聾就會聽得見。晚上只怕你不做夢，一做夢就會渾身是汗，遍體都麻。離開呢，捨不得。因爲別處沒有這樣飽眼福的好機會。住下罷，受不了。因爲一個人畢竟是有熱情的動物，總不能一味玩世不恭。在去住兩難的期間，偏偏我又是一個喜靜不喜動的懶人，萬事看得稀淡平凡，就不知不覺依然混了下去。那些獰笑面孔依然在耳目魂夢中晃來晃去。既是見他不得，離他不開，只好耐心忍氣，自己寬解，作爲身在戲場，坐着頭等包廂。

，看陝班和蹦蹦戲一樣。有時還要昧着良心，繩着正經面孔，大聲叫好，來遮飾萬分無聊的情緒。但是，同時我感覺孔夫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這一句話並不騙人。因爲在這四十天內，固然到處都聽見弱者的呻吟飲泣之聲，卻也能聽見同情者的安慰聲。雖然不多；確也可歌可泣。我會親自看見好幾個人，不顧本身利害，不管人家批評，竭力的掩護弱者。那一種豪俠氣概，斷斷不讓所謂燕趙慷慨悲歌之士，着實使人永久埋藏腦海，不會磨滅。這一類人，大概都是出於久走江湖，眼光遠大的知識階級。因此我越發感覺『道德出於知識』這個原理的真實不虛。壞事就是惹火燒身的笨事，幹笨事的就是笨人。有知識的人算盤精透，決不願幹壞事。不幹壞事就是消極的道德。能進一步去幹壞事的反面，就是積極的道德。昔人所謂『利而行之』就是這個意義，並不深奧。世間大笨人幹大壞事，小笨人幹小壞事，都自以爲能幹聰明，原因都爲少讀書，不懂事。結果是自掘墳墓。也可笑，也可憐。

本日解放日報捏造事實，對邵主席大大的加以誣謗。邵主席在陝西主持政務三年半，因他不喜歡宣傳，省外的人都不大清楚。他在陝西的成績，的確不少。至於本身

私德，『清慎勤』三個字也的確說得上。這樣的行政長官，在國中不算很多，陝西的老百姓都很愛戴，但是救國的志士們，是非的標準是與老百姓不一致的。要攻擊人家的立場，便連人家的品格也要嚼斷舌根，硬派一個不是。自命爲『救國』的策源地，卻有這樣卑劣的輿論代表，真是恥辱。像這樣罪孽深重，然而弗自殞滅，反要禍延桑梓，天道又在那裏？

二十三日陰

今天聽見一個駭人消息。有某學校的一個女生，寫信給她省外的家庭，將西安的物價如何昂貴情形說得很詳細。此信被檢查出來，當局認爲她有意洩漏軍事祕密，加她一個妄造謠言的罪名，槍決了！在十年前西安圍城時候，也曾有槍決爲飢民請命者的事實，此事就難保其不實。但是近來的謠言很多，我很希望此種殘酷不人道的消息仍是謠言之一。

二十四日晴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以旁觀的人聽當局的人發議論，頂有趣味。一個人說：「全會在半個月內就要開會了。我們的事，非等將來提交全會不能解決啊」。對面那一個說：「不錯！應當讓全會解決」。歇了一會，又忽然福至心靈，皺着眉頭說道：「哎呀！全會內面，我們的人沒有人家的人多呀」！說到此處，大家便都靜默了。晚間九點，聽中央廣播消息，說：「楊虎城到現在還不接受命令，顯見沒有覺悟之意，中央預備下令討伐」。

二十五日 晴

聽說中央將西安一切善後事宜交顧祝同負責主持，顧已到潼關。張楊兩部所派代表都已到潼關直接交涉。南京方面算是關了大門，不能再去講話了。

二十六日 晴

昨晚東北軍向公安局要汽車二百輛，準備搬運輜重，離開省城，向西退卻。汽車

夫們不願去，連夜開會，直到今晨，還沒解決。照這樣情況看來，他們似乎已經預備要虛晃一刀，回馬便走了。

晚間廣播消息：中央仍主和平辦理，促他們覺悟。

幾天前會見的救國同志們，無一個不是氣衝牛斗，胸有甲兵。今天卻都是滿臉愁容，一言不發。我們雖然不敢探問內容，但是照面孔上寒暑表推測，一定是大事不甚如意。

二十七日陰冷

晚間有深知時局內容的朋友來談到兩點半鐘。據說：共黨始終堅決不主戰，並且向前線很囂張的部隊講：『你們如果不聽話，我就先解決你們再說！』東北軍大多數也不願戰。既是台柱已拆，戲自然就唱不成了。大概三五天內，此事就可望解決。

二十八日晴

晨九時半，被天空隆隆的偵查飛機聲驚醒。因為時局漸漸和緩，市民都不甚理會

。要在前幾天，又要大驚小怪了。

省會公安局奉令預備驛車三千部，聽候應用。連夜來一到夜深人靜時候，便聽得車聲隆隆開出西北兩門。大概出西門的是東北軍的輜重，出北門的是十七路軍的輜重。

近來共產黨在四鄉的行動，很值得注意，我見有從鄉間來的人，就過細探問，而說話卻不一致。歸納起來，可分兩派。一派是歌功頌德，一派只是搖頭。前一派大概是貧苦農民，受了他們的好處。因為他們所到之處，雖不像從前主張分田，却仍要替民衆分配糧食。貧苦人家，只有分進，不會分出，那得不高興。至於搖頭的一派，大概是稍有餘糧之家，只有出的義務，並沒進的權利。還有一層，共黨從前的拉攏政策，現在改為勸捐辦法。城鄉稍為小康之家，或所操職業比較經濟活動的，便要捐款。雖然舉動比前文明，並不將繩索刀槍等物來硬討惡榨，然而勸捐的同志們一進門之後，就是滿面春風，口似懸河，抱定宗旨，非法幣到手，決不出大門一步。任你如何花言巧語抵賴，結果總是出錢。出錢的儀式儘管與前不同，其可以使人肉痛卻毫無差別。

。因此便有許多常常能與縣大老爺直接談話的花白鬍子，約集來省，向楊首領訴苦。楊首領的皇親國戚也有受不了而逃往省城暫避一時的。首領看見這樣情形，也免不了懊悔一二。但是，請客容易，送客艱難，只得忍氣吞聲，暫不計較。

二十九日陰

上午與東北軍一個朋友閑談一小時。我問大局是不是已經完全解決？他說：『只能說和平越發有望，還不敢說毫無問題，因為大的綱領固然都已決定，而小的節目因張副司令不在軍中的緣故，還不能完全處理。現在軍中人多口雜，保不定會因小問題釀出大問題來。這是頂可耽心的事。』

傍晚時分，遇見一個南邊朋友，他也是奔走和平最力的。據說今天分頭會見王以哲和某人。某人說，和平大有希望，王以哲說，一切都沒問題了。

又一個本地朋友告訴我說，現在的局面與前幾天大不相同，中心力量完全在東北軍少壯派身上，楊先生已是不由自主。少壯派主戰最力，部隊又都在最前線，所以楊

先生尤其不敢有所主張。此事怕還要費手腳咧。

照以上三個說法看來，東北軍內部確實已經露骨分化，高級與下級軍官有打成兩派形勢。這樣的陣容如何戰法？前途可想而知了。

行過西木頭市北院門等處，有一件使人詫異的事，每家門前，不問公館鋪戶，都放着一個麻布沙袋，問起來說是公安局命令照辦的。這樣布置，明明是準備巷戰了。公安局是屬於十七路軍的，十七路軍準備與誰巷戰呢？就事理推想，不外兩途。第一，是怕前線失利，城內軍隊退却不及，預備掩護物且戰且退。第二，是怕東北軍受了敵軍的傳染病，臨走時也要摹仿某旅辦法，十七路的戒嚴司令就是未來的省政府主席，負有治安之責，不得不預爲防範。兩項情形中無論發生那一種，市民都得受一點拖累，因此大家又臉青面黑一番。

晚間九點鐘時候，我們的車經過大湘子廟街，老遠就有一個揩槍的能人打手式阻擋着不讓通過。遠遠望去，黑頭裏街旁停着好幾部軍用汽車，像是正在搬運不能見人的傢伙，這又是預備榮行的光景。我們心裏不住的禱告：『趕快！趕快！老百姓們早

已準備恭送行旌了」。

三十日 晴 陰

街上忽然發現標語：『打倒私自投降×××的王以哲』。『打倒出賣團體的何柱國』。分化的火候已經達到揃拳捋臂之時。最近的將來，似乎有吐唾沫打耳光之可能。

晚間會見一個外省朋友。據說，中央限他們五天內離開西安，不然便打。但不知五天的期是從何日起算。

九點鐘南京廣播報告說：『張楊兩部紛紛向中央索鉅款，要求無厭』。又說：『昨日楊虎城部隊與東北軍沈克部隊在渭北衝突』。旁邊一個人趕緊分辯道：『沒有的事！我親自兩眼看見沈師長昨兒還在西安咧』。

聞毛澤東到三原，召集共產黨重要分子開會，因近幾天張楊兩部仍有主戰的意思，情形仍是十分緊張之故。

三十一日晴

于學忠由蘭州來。

此間派的代表們在潼關交涉多天。最近來的電話都說：『你們要答應就趕快答應罷，我們已不能往下再交涉了』。

二月一日晴

陽光很強烈，氣候特別和暖，彷彿又有什麼如意的事一樣。老天真能先天下之樂而樂。孫蔚如布告，定於三號就省政府主席職。聞中央軍今日將進到渭南。又聞胡宗南軍已到鳳翔，鳳翔離西安三百餘里。

一向身背皮帶滿面烈士氣的同志們，現在多一變而爲輕裘緩帶之士，似乎準備於必要時魚目混珠的模樣。一面又紛紛尋找不預備走的朋友們，托妻寄子。聽說楊先生也不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寫信告訴馮欽哉，說：『彼此十餘年老朋友一場，雖然意

見不同，私交還在。舍間之事望求仁兄照顧照顧」。

在上月汪精衛主席要離德回國時候，此間得着消息，就立刻關起門來，放了一枝似乎頗有毒瓦斯効力的冷箭。因爲汪主席是在德國，他們就觸動靈機，想起德國有一個希特拉，便在報上說了些自以爲頗有煽動技術的話。又請下名畫師，畫就一張見方一丈的五彩圖畫，上面是一個長袍馬褂的人與一個嘴上生一撮短鬚的洋裝者握手爲禮，旁邊又寫了幾句『高等國罵』，張貼在有目共覩的鐘樓牆壁。雖然腦筋簡單的老百姓懂得什麼叫做『髮稀師弟』，倒也天天環而觀之，覺着好玩，顯得造謠工業之長足進展。今天不知爲什麼，公安局忽然叫人將這幅名畫撤銷了。同時各街各巷警察到處吩咐居民人等，各人將附近牆壁上以前所貼之『打倒』『改組』『擁護』『聯合戰線』『親×派』等等強烈標語，一齊用小刀刮削淨盡，不准稍有遺憾。看起來頗有『畏罪情虛湮滅贓證』的嫌疑。

『造謠』是工業中之高等部門，與尋常輕工業重工業性質大不相同，必須使出品完全藝術化，裝點得十二分相像，至低限度也要叫人半疑半信，才不浪費人工原料。

如果貨品剛剛出廠，就被普通人認出原形，便是一等大笨伯。譬如十二月十二號張楊通電，將被扣文武大員的名字也一并加入，以後『謠業工會』又登載『南京方面某某三人失蹤』，『某人被扣』，又說『隴東方面某軍兵變』，本月中旬，又屢次登載『前線對方士兵某某等反正來歸，而且發表演言談話』之類，大家一看，便知道『事出無因查有實據』，因失笑而噴出麵條大餅來，太不合理化。自然，笨賊之多，是社會治安之福，然而就另一方面講，人才之貧乏，也是社會程度之憂。舉一個例來說罷，外國偶然發現一椿騙案，盜案，或搶案，犯罪的人往往仍是混跡高等社會，談笑自如，總要福爾摩斯之流費盡胸筋，才能捉拿歸案。至於我們的國貨騙子盜賊，大概都是一猜便中，一拿便着，毫不費力。好的方面不及人家，連壞的方面也不及人家，真正使人氣短。

幾天前，七賢莊駐的一部分東北軍，不知因什麼誤會，忽然開出來，對着十七路軍大本營的新城北門，散開臥下，彷彿要大施膺懲的光景。附近居民嚇得鷄飛狗跳。後來不知如何又不動聲色，整隊回營。此中奧妙，至今仍不明白。

自救國軍興以來，支出比前浩繁十分，（即戰壕一項已用去四十萬元）而收入方面，中央已停止接濟，稅收又是一錢莫名，因此越是難以支持。初時還求救銀行界，後來銀行漸漸乾枯，不得已將從前省銀行收回不用的舊票二百多萬元重復發行。前幾天舊票又看看將盡，而且鄉間老百姓用慣新票，忽然看見衣裳縷藍的舊幣出現，還不大相信。省府又趕急通電各縣政府，叫他們『妥爲運用』，才得勉強通行。當局到此時，實在逼得無路了。人一橫心，萬事好辦，馬上吩咐庶務員上街，買了三千元的上好洋紙，又傳令本城所有印刷店，每家各派工人二名，隨帶印刷機一架，齊集新城，趕造臨時法幣，名字叫做什麼通用券。幾個晝夜，居然就誕生了五百萬元之多。預備將這一堆發行，絡續又造，以二千萬元爲標準單位。滿城商界知道首領動了真氣，誰敢阻撓，惟有暗暗叫苦，預備飽受折磨。恰好大局解決，通用券剛由產門稍露頭角，即行縮轉。如再遲延幾天，新券通行，這些買賣人定有全體被軍爺們打得皮破眼腫而又加之以滿臉唾沫的希望。

晚間廣播消息：『劉峙到潼關，與顧祝同商西北善後問題』。既已說到善後二字

，想來不至再有問題了，大家都是這樣解釋。

本日下午，中央由飛機送來法幣一百五十萬元，交與交通銀行，轉發各部作開拔費。聽說此數僅是全數四分之一。天下重要之物，無過於錢。既然錢都已經開始交割，拾金不昧的救國軍當然不會更有問題，於是滿城人心大定。

二日 晴

清晨起牀，陽光煥發，頓時覺得喜氣盈門，又與十二月廿六日早晨情形彷彿，精神也覺得奕奕了許多。就有朋友來報：『恭喜恭喜！這一下大家都好了。大局已經正式而且澈底解決了。赤水兩軍交界的處所，已由雙方高級軍官會同搭棚住紮，守候雙方最前線的部隊，各向後方撤退若干里，先行避免衝突。東北軍現已紛紛由前線撤回，往西開拔，他們的眷屬也大批的絡繹出西門了。好了好了！恭喜恭喜！』大家第二次羈囚在黑氣罩天的古城，到此又是將近一月天氣，不知又經了多少驚恐，遭了多少磨折，抱了多少煩憂，害了多少相思，受了多少啞氣，打了多少無聊的主意。文武周

公保佑，今天才能斬斷枷鎖，打破囚籠，上爲摩天的黃鵠，下爲浮海之白鷗。從今以後，搖頭擺尾，再不來了。想到此際，滿屋都是笑聲不絕，準備今晚大開宴會，慶賀和平。

午後兩點鐘後，忽然有人來說，街上有槍聲，行人跑得崩山似的，不知什麼緣故？我向來慣繩沉着，尤其近幾天，摹仿謝安，已略有幾分似處，當然不驚不詫，慢騰騰地作諸葛亮狀，吩咐『再探！』一會兒又另外一個人來說：『不關事！槍聲的來由，我都推問明白了。是因爲一個軍人到商店買東西，進門時候，將自行車放在店門口，不料另有軍人，乘其不備，順手牽羊，騎上就跑。這一個急了，奔出店來，隨後追趕。追趕不上，就連放兩槍。街上行人因此四散奔逃，別條街的人不知來由，也就一齊跟着瞎跑，其實都是由於誤會。誤會誤會！』我聽完了，也就不深追問，也不叫再探，因三番二次的再探，怕會有不甚沉着的嫌疑之故。又因連夜睡得太晚，覺着有點疲乏，便倒上牀睡去了。

『糟了！糟了！！東北軍內變，王以哲被殺了！』我在夢中斗聽得這樣驚皇的叫聲

，趕急霍地坐起身來。看時太陽已是西墜，烏鵲亂叫，將近黃昏時分，心中約略有些明白，此話必定不是謠言。忙問詳細情形如何？就有一個剛從外面跑回來的朋友，夾七八八無頭無尾的傳述了一篇。據說：『實在情形，現在都還不甚明瞭，外邊有的說王以哲於開會時被殺，同時還有幾個都被殺死。有的又說，王以哲僅被扣留，何柱國逃到新城去了，正在尋他呢。動手的是反對和平的東北軍少壯派軍人。出事地點在粉巷王以哲寓所。現在粉巷東西口都由武裝兵多名把守，交通斷絕，王寓情形，無從知道。還有人硬說，背後指使的，就是新近才來的人。幸好，現今全城秩序還未大亂，也沒再聽見槍聲，街上依然有人行走。』大家聽了，都面面相覷，一致叫苦。不料雙十二之後，還有雙二。好不容易船才攏岸，又被這一篇擰到波濤洶湧去處，不知又要鬧到幾時，才得收拾。這一下好了，今天早晨的喜氣完全消滅得無影無踪，滿屋頓成陰曹地府，得意的幻想也破空飛去了，什麼『摩天黃鵠浮海白鷗』既都不能實現，『搖頭擺尾再不來』之舉相應暫緩進行，『枷鎖囚籠』依然緊緊隨身，『驚恐』『折磨』『煩憂』『相思』『啞氣』『無聊』種種條件還須繼續享受。而且這個漫漫長夜，究竟

何時才能發現曙光，又是全無絲毫把握。想到此際，大家不覺都發慌起來。今朝早上的笑聲，再也聽不見，只是一派的長吁短歎。吁歎了，又議論。議論了，再吁歎。亂紛紛鬧了一陣，最後對於此事的一致表決是『概不贊成』。但是，天色已晚，恐怕街上要提前戒嚴，不好通過，不如權且散會，等明天會面，再行長吁短歎，也不算遲。大家於是將預備下的和平酒食匆匆吞在腹內，一閑而散。

衆人散後，還不過七點鐘光景。我又悄地溜到街上，探看情形。今天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一日，正是下弦時分，天地都是墨一般黑。巷口的電燈，紅得火炭一般，看不大明白。高一步低一步的望着瞎走。走出穆家巷口，已經有一個雄赳赳的丘八揹槍鶴立。其威武之狀比從前似乎又增加不少，而且背上多了一把傘，彷彿是準備開拔的姿勢。他既不屑問我，我也不敢看他，就一直走到南院門，倒也照常有人，有黃包車，有賣紙煙，賣大餅的。粉巷東西口的兵已撤去，好似也沒甚不同之處，就只是一股蕭條肅殺之氣，逼得人毛骨悚然，凜乎其不可久留。因順便走到一個朋友家裡，大門早已上鎖，裏面聽出口音，方才開門讓進去。談了一會，便被留在那裏過夜。王以哲被

殺的消息，這才證實。這一夜功夫，雖然很有危險性，倒因連日疲乏，反而睡得格外酣熟。

三日 晴

昨天的事變，到今晨方才澈底明白。王以哲確是被戕。東北軍參謀處處長徐方，交通處處長蔣斌，副處長宋學禮，也先後被害。凶手是張學良的衛隊長孫銘九。他因臨潼之事有功於張，現已升任團長兼軍警督察處處長。幫凶是苗劍秋，應得田。何柱國聞風先走，未遭毒手。

王以哲字鼎方，東北人，今年三十九歲，現任六十七軍軍長。平日喜歡看書，頗有心計。前年冬間才率部來陝剿匪。先駐商州藍田一帶，後又開往洛川，最近是駐隴東。去年春間，張學良在西安附近王曲地方開辦一個軍官訓練團，這個訓練團便是西安事變的發動機。主辦的人選先期早已內定。後來王以哲有意於此，這個職務便自動的落在他的手中。訓練團前後畢業三期，每期二個月，畢業人數共計約一千四五百名。

。青年軍官自受了王先生春風化雨之後，思想就斗然前進。王先生也成了新的領袖。

擁護的聲浪漸漸加高。這一個新種子慢慢孕育萌芽，慢慢枝葉鬯茂，慢慢開花結果，現在果實成熟，算可以喫下肚了。十二月十二號之事，據他對人表示，是並不曾預聞。近來倒是主張和平很有力的。事變前幾天，開軍事會議時，聽說他還把那些不聽話的後進軍人們罵了一頓。他近來有病，整天住在粉巷寓內休養。街上雖然有打倒他的標語，他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未必理會，因為標語的原則是『喊打倒就是不打倒』，凡有社會經驗的都能領會的。所以他的部隊全在前線，寓內只有極少極少的衛兵，全未提防。剽悍的孫銘九，本着輕躁胆妄的固有精神，加以許多少壯派的慾念，說王以哲不應先將寶鷄的軍隊撤退，使陝南的中央軍進到鳳翔。就派了一連手槍兵，前往施行光明的暗殺。還怕事機不密，又另派巡警十名在前領隊，裝作巡街的樣兒。大隊人馬從粉巷西口進巷。進巷不多幾步，便要經過路南王家大門。待到前行的巡警已經過去，後跟的工作同志才忽地拔出手槍，先將門口的衛兵打死，一擁而進，不待通傳，闖入內室。王軍長還躺在牀上，未及開言，已身中九槍而死。比及軍警聞信趕到

，凶手們早已整隊開回督察處，不知去向。

徐方是湖北人，原在南京服務，被好朋友苦勸來陝的。他因奔走和平，也爲亂黨所忌，同時被捕到軍警督察處，宣布死刑。他要求寫一封家信，亂黨也不允許，就急急執行了。

蔣斌是福建人，在東北軍服務多年。去年夏初，以剿匪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兼任陝西電政管理局局長。聽說平時與孫銘九略有私怨。本年一月初間，軍事緊張時候，忽然被扣，說他走漏軍機。以後屢次傳說要釋放，到底未曾實行。聽說他臨槍決時候，還抱着張學良的像片哭泣一會。又有很多人說，他的禍根是種于去年十二月廿五日送蔣委員長上飛機之時。他眼見飛機離地上昇後，才回頭對朋友說：『我心上這一塊石頭到現在方才落下去了！』這個朋友輕輕拉他衣袖一下，低低說道：『不要隨便講話』！他又還補充一句，說：『我這十幾天來的確老是耽心得很咧』！事後，話傳開了，少壯派便都認爲他對團體不忠實，一心向外，殺機便由這裏起。

宋學禮被殺是因他替王以哲另設電台，收發密電，形跡很接近之故。

何柱國也是主張和平者之一。孫銘九戕殺王以哲時候，連他也算在計劃裏邊，他知道風聲，就登時跑進新城，求楊主任保護。亂黨奔到他北大街寓內，撲一個空。就有好些少壯派團長跑到新城，請見楊主任，要求交出此人，楊主任不肯，說：「何軍長現住在這裏，不能出去，已經算失了指揮能力，你們何必定要傷他生命才罷手呢？」衆人不便硬索，也就罷了。又一致跪下，苦求楊主任協助，支持危局，挽回末運。

楊主任說了些空洞而順耳的話，大眾方才退出。

從前葉公喜歡畫龍，畫得很像。有一天，真龍被他感動了，就由天上下來拜訪他。誰知剛剛把龍頭伸進窗內，葉公早已嚇得溜之乎也，人家都笑他喜歡龍而怕真正的龍。還有一種什麼小說，我忘了名字，說：杜伏威投師學道，最是頑皮，一天，乘仙師出門去了，偷下道書，念動請神真言，不料將金甲神請了下來。金甲神手執金鞭，身穿金甲，神威凜凜，高叫「法師有何旨意」？杜伏威魂不附體，不敢回答，躲到茅廁內面，方才了卻禍事。這兩段故事，一雅一俗，同有很深刻的寓意。可見「能發能收」是不容易辦的一件事啊！

正在東北軍內部舉行特種兵諫之後，十七路軍內部也趁勢將扣留一個多月屢次准許保釋而未實行的交通處處長黃念堂槍決了。槍決的原因，不必再說。但是，不先不後，恰在此時，羣衆不免暗暗納悶。其實理由仍很簡單。譬如一個人，原來就有抽煙捲的習慣，在某一個時候，偶然不會抽煙，忽然看見對面一個人抽起來，他自然會隨手在口袋內摸出煙捲，「擦」的一聲將自來火擦燃，照樣抽起煙來。這可稱為「慣性的衝動」。要是他原無抽煙習慣，那怕再有七八個人同時點火抽煙，他也不會感覺什麼的。黃處長之所以被「擦」的一聲，就原於對面之有人點火抽煙了。

本日街上秩序照常，一般商民好像沒甚感覺似的。

照現在形勢，中央的難題又到了。進兵平亂罷？又怕逼起東北軍游移分子的反感，與亂軍一致動作，把一個月委曲求全的苦心功虧一簣沉機觀變罷？又怕夜長夢多，游移分子被亂軍脅迫加入，不願合作的被他剷除，漸成了清一色的局面，更難爬梳。就兩種辦法比較，恐怕後一種的危險還更大些。

昨今兩天氣候特別燥熱。

昨天亂黨忙了一天，結果仍是瓦解。他們自知內外交逼，本身力量不夠，初時先求楊虎城，楊不贊成。又求紅軍，紅軍的答復是：「你們一定要幹，也未嘗不可，不過是先決問題要檢查你們本身力量。究竟在貴軍當中，誰是決心要幹的？誰是決心不幹的？請你們先弄明白，然後才能說對外」。這個倒確是難題，因為他們內部情形複雜，誰願幹，誰不願幹，實在誰也無法明白。既是到處碰壁，同夥的就不免渙散動搖，贊成的也因而觀望退縮，孫銘九便成了孤寡無依毫不足恃之人。于學忠也是不願多事的，就趁勢於昨晚下令，先將軍警督察處所駐一團包圍繳械。孫銘九見大勢已去，也就單人獨馬總退却了。此事解決得出於意外的迅速，固然是大廈要倒，一木難支，但是，平心而論，楊虎城的功也不算小。倘使他與亂黨一致動作，雖是終久要同歸於盡，却也要多延時日才能解決，然而他一面敷衍亂黨，一面即飛調部隊進城，使亂黨肘腋之下先受威脅。不但城內秩序得以保持不亂，大局也因此危而復安。「深明大義應付有方」八個大字是可以說得上的。計算起來，孫銘九從中興到末運，也轟轟烈烈

足足鬧了三十點鐘之久。在兩個月的「西安變亂紀事本末」內面，固然僅占四十八分之一的時間，却是他那顧前不顧後盲人騎瞎馬的精神，也很能後先輝映的。

前線的部隊，從前天起本已漸漸向後撤退，因孫銘九「起義」，又開回前方。現在孫銘九蒙塵，依然再向後轉。東北軍眷屬也是絡繹不絕向西門出城，驛車，黃包車，小車，都裝滿男女老幼和箱籠包袱之類。有的還一面走一面拭眼淚。衝風冒雪，登山涉水，向着苦寒荒瘠地方前進，離故鄉又遠了一千多里地，本是普通人情所不堪的。我立在路旁，看了半天，也替他們抱無限同情。從前的英雄是「愛才如命，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現在的英雄是「愛金如命，揮才如土，害人如麻」。同現在的英雄取一致行動，不是被揮，就是遭害，斷無好處的。當局出示通緝孫銘九和苗劍秋應得田三人。聽說苗應二公也是同具昏天黑地精神的。苗原是張學良的祕書，去年上半年，因張牙舞爪過度，被舊派趕走，十二號事變前，才返回朝歌。至於應得田是一個什麼人，因為近來紙筆漲價，似沒有說明的必要。

晚上通街都見有人搬運行李往西門出發。北門外火車軋軋之聲通夜不斷，也是往

西的。回想，一個月前，曾看見面目黎黑的羣衆亂紛紛地往東，現在又親眼看見神色倉皇的羣衆急忙忙地朝西，五十天以前，滿城鬧得鷄飛狗跳，現在呢，又演成月缺花殘。我幾乎要逢人發問：『這都是誰在興妖作怪？』『好端端一個家庭，定要弄到兄弟打官司，妯娌打架，田園賣光，子姪討飯，直到出盡了醜，才算心平氣和，究竟淋漓痛快之點又在那裏？』『跑馬，跑狗，跳舞，鴉片烟，回力球之外，又新添上這一項解悶方法，這又是誰的提議？』對於以上幾個疑問，我獨自想來想去，總擬不出一個圓滿答案，好不作難。又躺在牀上，苦思了半天，必不得已，只有下列三個大字——

一、神經病」。

聽說楊先生今天要離開西安往三原去了。幾天前他對人發表一個消閑談話，說：『前一次的兵諫，各方不肯響應，大眾還說是憾事，其實是好事。如果響應起來，恐怕統一的局面也完了，領袖也不好辦了。不響應很好！很好！』一席憂時愛國之話，極為風涼，說得大眾啞口無言，惟有點頭道好而已。

晚間廣播電台說：『楊虎城電稱極力制止西安二號的變亂。應付得宜，中央復電

嘉獎」。

五日晴

連日因顧慮軍隊撤

退時要到各處公館辭行

，不敢怠慢，晚間都是

和衣而臥，預備於必要

時學段干木躡牆而逃，

而且非候到一二點鐘以

後不敢上牀。今朝醒來

，已是十點鐘。聽說東

北軍都退走了。十七路

軍只留一師維持城內秩



中軍前鋒已到灞橋滻到十二里有只安西

序，餘下的也都離開了。中央軍前鋒

現已到灞橋，離西安只有二十里地。

張楊兩部將領

昨天由楊虎城于學

忠領銜發出和平通

電，報紙上都大書

特書，批露全文。

第一段說明十二月

十二號的原理，第

二段說明一月初間

渭南一帶布防的苦衷，第三段說明一月來交涉情形，第四段聲明等張副司令回防訓話

後即照指定地點開拔，並要求保護西北的愛國分子，末段又才說出深明大義的立場，並且發誓為憑，以免空口無據。十二月十二日兵諫的通電是開場白，這個支日通電是尾聲。全劇演完，從此閉幕。以後只待收點茶壺杯碟，打掃瓜子壳香蕉皮而已。總計這一場戲，約畧可分為五個時代。第一期從十二月十二號起，至廿五號止，鑼鼓喧天，觀客擁擠，算是開演時代。第二期從十二月廿六號起，至一月三號止，腳色不佳，營業虧本，算是停鑼時代。第三期從一月三號起，至二月二號止，債主登門，訟事纏身，算是清算時代。第四期從二號起至四號止，意見紛歧，後台用武，算是拆夥時代。第五期從五號起，藝員星散，舞台關門，算是倒閉時代。

晚間七時出門，街上已提前戒嚴，老遠就聽崗兵的虎聲『幹馬的？』經過聲敘事由備案存查之後，才准通過。街上搬運行李的還是不絕如縷。

警備第×旅從十二月十二起辦理西安一應事宜，尙稱得力。現在任務完畢，該旅功成身退，於本日開拔離省。由警備第一旅進城維持秩序。

六日晴

中央憲兵到西安，但未進城。聞顧祝同主任八號可到。

聞東北軍離省後，先到邠縣暫駐，本城確已不見踪影。公安局派夫役多名，打掃街道，修理身帶重傷的新生活，又是一番氣象。

前晚東關發生劫案，殺死居民兩人。城內省銀行附近亦有搶劫之事。今晚特別戒嚴。

廣播消息；樊嵩甫總指揮已進駐離西安九十九里的交口，西安行營職員等已移到臨潼辦公。

各處駐西安的代表本日乘飛機離陝。

十七路的警備第二旅與某某旅某



了去山南終開

某團，共約六團之衆，昨天忽然不聽命令，自由行動開往終南山去了。聽說快要擁護中央。

東北軍的擅自新和沈克兩師由蒲城聯名發出通電，也是都擁護中央。蒲城是楊主任的家鄉，城內駐兵約一團，已被擅師繳械。同時楊太夫人也遭兵諫，幸好已被妥為保護。楊主任別的行動不必說他，聽說的確對母親頗有孝道，聽得這個消息，十分着急，已派人前去交涉。又多方拜托與那邊軍隊有關係的有力者從旁疏通。這一二天，蒲城冠蓋相望，函電交馳，怕也不亞于十二月廿五號以前的西安。回想在這個月內，前有領袖的蒙難，後又有楊太夫人的遇險，真是陝西最多事之秋啊！

街上傳說孫銘九逃到邠縣，爲王以哲部隊捉着，人心大快。後來才知又是謠言。以他的環境，那裏會被捉呢？

八日，大風，飛雪數點。

中央軍前隊幾團之衆到達西安，分駐各關，並未進城。街上又換了一批標語。居

民早已家家懸掛國旗，表示歡迎。一切洋廣雜貨斗然跌價。深藏屋內的人都紛紛地直接出頭，又露出昂藏七尺之軀來。街上頓然熱鬧幾倍。加之，再過一天，就是舊曆除日。羣衆在痛苦驚恐中逃出生命，更是加倍高興，分外忙迫，渾身十萬八千毛孔都透出熱騰騰的活氣來。此時東路火車已經從昨晚起正式通行，我忽然觸動思鄉之念，預算如能今晚動身回南，過舊曆年還來得及。於是立刻回寓收拾行李，一面分往各處辭行。到了晚上十點鐘，就由送行的朋友們陪同開拔。浩浩蕩蕩直奔火車站而去。此時街上行人雖然很少，站崗的兵卻並不『幹馬的？』彷彿都擺着『爲善最樂』的笑容。警察指揮車夫，也都用『卑以自牧』的姿式。而且電燈格外湊趣，一致發射白亮精光。馬路也似乎比平常平正通達好幾倍。坐在車上，也無藏頭露尾東張西望之必要。此時自家便覺得斗然心廣體胖起來，愜意極了。但是，回想寄住在這座古城，已是一年以外，今晚忽然在黑夜沉沉中與他告別，後會不知又在何時？再來時候，城郭人民又是何光景？究竟今生是否還有重來機會？想到此際，又是滿懷留戀，萬種淒涼，不覺一連歎息幾聲。又想同是一座城，往日惟恐走不開，今天卻又捨不得，人類的心理

變幻，真是難以測度。正在胡思亂想時節，車已行到中正門。門外有十來個衛兵，分兩排鶴立，卻並不檢查行李，也不盤問行踪，都顯着息事甯人的可愛中立態度。

到了車站一看，秩序仍舊不曾十分恢復，旅客行李擠得空氣也潑不進。幸喜車票是下午早經買到，好不容易上了車。三等裏是一座肉林，頭二等卻還有空。開了房間，安頓行李已畢，算是今晚走定了。此時離開車時間還有一二點鐘，茶房倚着房門與我閑談，說到亂軍前次搶劫車站搗毀鋼車情形，彷彿就在眼前。此時胸中忽又發生幻想：『在開車以前，他們不會又來罷？』一會兒又隔玻璃窗往路北張望，那邊原來全停的是中央軍的兵車。遠遠望去，有兩三個穿長外套戴風帽揹着槍的兵站在車頂上瞭望。既是救兵近在咫尺，今晚房間內的大局諒無大礙。雖然這樣自行慰解，仍不免屢屢掏出錢來查算時刻。好不容易盼到十二點廿分，哨子一鳴，車輪徐動，列車真的向東開了，方才放心。

車上遇着一個由甘肅回南的朋友，此次變亂也曾經參觀，而且還領略過扣留滋味來的。變亂前後，他都住在環縣，他發表下列一段談話：『在去年十一月間，共黨的

確有剿滅淨盡的可能。他們每人僅有子彈幾發，單薄的衣服抵抗不住風雪的嚴威，荒瘠的地區搶不出糧食，形勢一天比一天窮蹙，逃亡的一天比一天增加，好在有一個王先生掉下一個大槍花，才得死而復生，傾而復定，這就是有名的仙城堡之役了。事先國軍總攻擊的計畫是，胡軍由北向南，沈克由南向北，六十七軍由西向東，預備將核心的共黨逼到陝北，加以解決。不料王先生向敵人暗送秋波，既送子彈，又送符號，表示決定不戰，敵人就毫無顧慮，集中全力，拚命專對胡軍，胡軍因此大大的挫折一次。還幸胡軍乖覺，趕快想法處置，沒曾全部上當。此事發生是在十一月底，以後因果相生，不久就有西安之變了。大佛菩薩曾說：「慎勿造因」，因為造因是要收果的。

兩個月的變亂所造成的政治影響，現在還不敢預決他是好是壞。經濟上的影響，卻是明明白白無可否認的重大損失。約略可說的，有下列幾項：（一）西安銀行界墊款八百多萬元。（二）省銀行發行舊票二百三十萬元。（三）國營省營兩個公路局破壞的和損失的汽車若干部。（四）城鄉的驛車，黃包車，小車，損失以千數計，驛馬

自然連帶損失。（五）隴海路局毀壞鋼車幾十部，車站，路軌，橋梁若干處，又停業兩月，據說各項統計，損失約達一千萬元。（六）被搶的各機關，公物，公款，職員衣物，一網打盡，連案卷也大半銷燬散失。（七）居民商店被刦的七百多家，每家損失卽以二千元算，已達一百五十萬元。（八）西安站所存商貨共值數十萬元，全數被刦。（九）全省工商業停頓兩月。損失數目，無從估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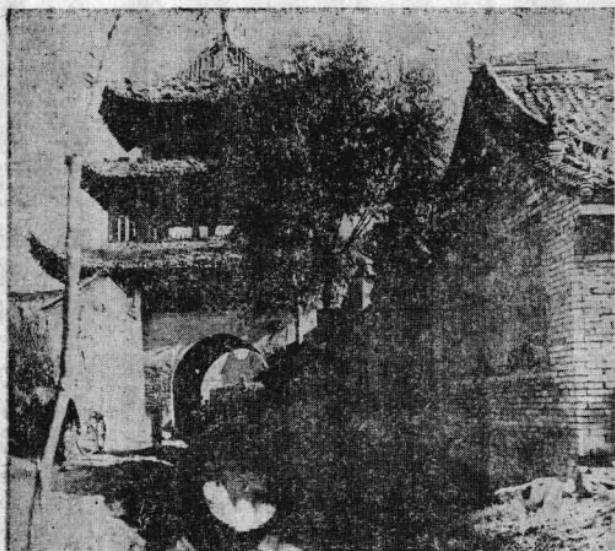
就上列九項，損失數量已成洋洋大觀，再加上中央方面爲處理變亂而消耗的軍費，爲處置善後而使用的開拔費特別費等等，更是難以數計。數千萬可貴的金錢，和已成的物品，如果僅用於娛樂游戲等事，雖然於社會無益，倒還換得愉快一場。而此次所換得的又都是人家和自己一致不愉快之事。仔細想來，卻是爲何？說到此處，我不免又要發賣勸世文，奉勸天下地位不尋常的人們：『當着要設法排悶消遣之時，不妨先將算盤子推動推動。』即使不必替人家打算，自家與自家並沒什麼深仇積怨，何必也不替自家打算呢？

『民意』這項東西究竟有沒有？有的！在什麼地方有？在字典裏！還有在大多數

人民常識和勇氣兩樣都夠量——換句話說就是水平線以上的文武全才——的國家裏！在中國有不有？我胆小，不高興說。胆大些罷，這兩個月內的西安，我敢說絕對一點也沒有。從開幕到收場，鬧轟轟六十天，只看見軍爺們指手畫腳，耀武揚威，和官僚們坐衙門，講官腔，政客們附耳低聲，或擠完眼睛之後解小便，等項。以外就只有做文章的叫化子拍馬吹牛，滿面烟容的花白鬍子集會結社。必不得已，『民意』的屍體，就算這般人了。還有『人民陣線』這一個符號，在變亂中我也常常聽得人說，報章也常常看見。我對於這項新式機器，尤其懷疑。據有大學問的人講，這種機器是在民國廿四年八九月間才由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趕造出來的，用意專在對付法西斯，所以他的零件是由社會民主主義黨，小資產，勞農，勞動各種階級，和知識分子配備而成，換言之，即是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反法西斯擴大集團。又名『聯合戰線』，亦叫『莫斯科戰線』，一物幾名，譬如『茅房』之一名『廁所』，又叫『便所』一樣。造成以後，首先行銷法國，再行銷西班牙。中國人喜歡舶來品，當然盲目歡迎。不過這項機器與尋常不同，莫斯科只能代造摩托，至于零件，卻須由買主就地取材，自行配備。所以法西

兩國配備種類，不大相同。在交通不便的西北，摩托雖已運到，零件卻成問題。因為中國共產黨過去十年雖自命代表勞農與勞動階級，實際上勞農與勞動階級並未請他代表。張楊二公代表何人更是自命也命不出來。此外，上海方面雖有幾個人在呐喊，然而聲氣很小。所以結果只是共產黨代表了紅丘八，張楊二公代表了二公的丘八。並沒有社會實力層作主幹。換句話說，中國的人民陣線，就是紅丘八與說紅而不紅的丘八演的獨腳戲，甚至紅丘八後來也宣布拆夥，只算是半獨腳戲。零件既不完全，機器何能行動？一條烈烈轟轟的人民陣線才到西北便流落得六親無靠，何等可憐？中國人什麼都喜歡學外國人。握手，跳舞，用洋喉嚨唱歌，以洋文法作文，頭上生麻雀窩，凡洋人所有，無不盡有。這些小辦法，學學玩玩，倒也無傷大雅，至于政治問題，卻是一國有一國的情形，斷斷不能隨便摹倣，與洋喉嚨麻雀窩等視同一例。如其中國一定要替人行銷『人民陣線』，請問國內支持陣線的社會實力層在何處？『個人打掃門前雪』與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分子，如小錢般散在地上，是不是可以於五分鐘內用麻繩分門別類串起來隨意提攜舞弄？既無其實，徒有其名，這不是賣假藥是什麼？

項羽入關引兵西曆的成陽



這還是能不能的說法，至於好不好更不必說了。強盜已進大門，全家男女老小不知各尋棍棒跟隨家長先將賊人打出去，却在大廳內研究施行使家長手忙腳亂之戰畧，還說某處人家也正用此法分得財產不少，至於人家有無進門之強盜一層，却並不打聽清楚。還因爭財產而打得家破人亡，至今不得結題的，也不看看榜樣。既有這樣痰迷心竅的子弟，無怪要家遭不造了。

南京，西安，北平，開封，洛陽，可算中國的五大京城。而在歷史上，西安要算特別多事。固然是因為立都時間特別長久的關係，但是把那四個的立都時間湊算起來，就比他還要長久，而禍事次數的總量卻不見得比他還多。（所謂禍事，是以市民普遍遭殃為限，僅僅更換帝位朝代不在此數。）現在將西安歷史上重要事變列舉出來：

一、項羽入關。漢高祖元年十一月，項羽入關，居鴻門數日，引兵西屠咸陽，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秦咸陽舊址在西安城西北，並非現在的咸陽縣。）

二、巫蠱之禍。漢武帝征和二年七月，戾太子斬江充，持節發長樂宮衛卒，矯制赦長安囚徒，引兵驅市人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劉屈轂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

三、王莽之敗。更始元年八月，漢兵四

會長安城下，燒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兵從宣平城門入，與莽兵戰北闕下。城中少年和之，燒莽宮室。大戰三晝夜，莽兵死傷略盡。

四、李傕郭汜之亂。漢獻帝興平二年三月，李傕劫帝至其營，放火燒宮殿。



關西至民市驅兵引禍之蠱巫

官府民居遂盡。郭汜劫公卿，與傕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七月，帝去長安。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五、苻堅之敗。晉孝武帝甯康十年五月，慕容冲攻長安，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六月，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

六、安史之亂。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六月，安祿山入長安。王侯將相百官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又聞，向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

七、黃巢之亂。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未幾，盡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明年四月，諸軍進薄長安，巢率衆東走，至灞上，居一日，洞知官軍不整，復還襲擾之，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

八、朱全忠之篡。唐昭宗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逼帝遷都洛陽。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成丘墟。

九、趙思綰之亂。後漢隱帝乾祐元年三月，軍校趙思綰襲據長江。明年，城中食盡，取婦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按當時李守貞據河中，王景崇據鳳翔，與趙思綰謂之三叛連兵）。

十、圍城之役。民國十五年，鎮嵩軍攻西安，楊虎臣李虎臣聯兵拒之。堅守八月，城中犬鼠皆盡，人相食，死者數萬。

以上所舉，也許還有遺漏，然而單就這十項運動來說，也就很不尋常，因爲所經歷的禍事，都不僅普遍，而且還嚴重，與普通爭城奪地改朝篡位大不相同，不能不算西安特異之點，還有西安附近的驪山，也是一個不吉利的地方。蘇東坡詩：「辛苦驪山山下土，阿房才過又華清」。還僅僅說着秦唐兩代，周室犬戎之禍，漏未聲叙，此次事變，更未預防。縱橫幾十里地面，常常鬧出大亂子，這是由於人事嗎？還是風水？請堪輿家研究研究。

九日陰

昨晚睡得太遲，今早醒來，才知火車已出陝西省界很遠，快要到出產楊貴妃的靈寶縣了。在要醒未醒朦朧之際，耳邊彷彿聽得有人在唱什麼似的。比及睜開眼來，方才明白，音聲是由隔壁房間傳送過來。前半段唱些什麼，睡夢中不曾聽得清楚，現在才聽見唱的是：

『……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這段詞句分明是警幻仙子對賈寶玉的訓詞中『分骨肉』那一闋。聲音雖低，卻是極其清婉，是女子聲音無疑。像是隔壁房門不曾全掩，才透出來的。

停了不三分鐘光景，歌聲又動了。這回聽他唱的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甯，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

剛唱到這裡，忽聽得甬道內一種重濁的聲音『票子拿出來！』歌聲就截然而止。我正聽得迴腸盪氣，入了神，斗然被這些不風雅的人胡亂打插，好不掃興。悶了一會

，又回頭背誦先前的詞句，把後半段續完，暗自點頭道：『這一闋是指王鳳姐，曲牌兒叫做「聰明累」。』恰好一個茶房進門來泡茶，我便問他隔壁唱歌的是誰？那茶房笑嘻嘻的回說：『她從西安來的。看她裝束，好像是開元寺裡的。』我這『不對罷？寺裏姑娘們那裏在這樣大學問？你不是也聽見她在唱『紅樓夢』的曲兒嗎？有多少人能讀得斷句？何況還要能領略曲中的味兒呢。』茶房聳着肩笑道：『她唱的「紅蘿布」，還是「小白菜」，我倒聽不出，不過我知道她的確本領不小，她手裏常常都拿着書呢。』正說間，票已查完，重濁的聲音去遠了。停了一會，聽見隔壁輕輕嗽了一聲，隨又低低的唱道：

『爲官的家業彫零，』

啊！『這是飛鳥各投林』，已是尾聲了。又往下細聽：

『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自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這儻（？）來富貴也真僥倖。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這一回的歌聲，十分淒涼婉轉。末了幾句，更是一片衰殺之音，連吐字都有些發顫。要是我與她對面坐着，我一定看得出她一雙眼睛是紅紅兒的。可怪她別的都不唱，單唱這個，莫非他有什麼心事不成？我想到此處，猛然心裏湧起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想。說又說不出，放又放不下，總是萬分難過。幼年時候，看紅樓夢到這一段，固然也覺鼻尖兒上有些酸酸的，卻沒有今天這個味兒。莫非心理上起了什麼反映？翻來覆去好半天，到底不能解答。

因為隔壁的歌聲，不免觸動了我的詩興。從來凡有驚天動地之事，必有驚才絕艷之文，才能互相輝映，並傳千古。此次的變亂，總算一場不朽之怪事，豈可無文？我越想越覺這個機會不可輕輕放過。最好是仿照庾子山哀江南賦，來他一個『哀西京賦』。把什麼『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又什麼『頭會箕歛者合從緜交，鋤耰棘荆者因利乘便。』那些漂亮之句，一古腦兒鈔寫加入，也做得蒼涼沉鬱，綺麗風華，來出出風頭。不然，起碼也要摹擬杜少陵的秋興八首，湊一個『冬興』八首，才不辜負這番騷亂之偉大，也不枉我認字一場。只可惜我是『愛皮西』科班

出身，詩賦一道，素少接觸。枵腹做文章，猶如立志要構造一座交通式的高大紅綠宮殿，而核算自家各項財產，只有二三十元之多，心餘力絀，也是徒勞相思。正在作難之際，瞥眼看見報紙副刊，忽然靈犀大通，不覺搖牀道，有了！就做一首新詩罷。這新詩既不用典，又不押韻，更不拘平仄字數，上午認得字，下午已是騷人，極是迅速，乾脆，簡單，樸素，普羅，摩登不過。我雖對於此道也不會切磋，想來，趕造也還來得及。況且我從幼最是聰明，十二歲未滿，已能認得將近一百個大字。老師都常常贊歎，說將來怕難免有戴頂子之事。如今只要將副刊上各位先知先覺的作品細心揣摹，何愁不出於藍？主意已定，便將所買各種日報的副刊，和隨身帶的各種雜誌的文苑檢齊，從頭拜讀。見上面也有『哎呀！我的安琪兒呀！我活不成哪！』一類的香艷體，也有『咿和海！亞哈海！』一類的嘻哈體，還有『禮教？吃人的魔王！揉碎了她的香腸（原註：查她之身邊，只有香肩，香汗，香魂，香睡，等物，並無香腸之說。言香腸者，取其押韻而又有創造精神也。）』一類的悱惻體等等，玉山珠海，美不勝收，細心領會，漸漸有點意思。此時已是午後四五點鐘，火車已到洛陽，又仗着北印灑潤

江山之助，就彷彿新詩人的靈魂忽然附在我的身上，詩便成了，神來之筆，猶恐遺忘，趕快摸出懷中記事本，一揮而就。至於詩題，當然採用最新式的，無可磋商，就

別了！辛苦！

命名爲『別了！西安』罷。

魂。』

詩還是用有韻體，才可以兼括新舊兩體之長。詩曰：

『啊！西安！你是一座城，我是城內一個人。而今去了一個人的我。

你仍然還是照樣依舊一座城，

『啊！西安！你怕不是



西 安 你 是 一 座 城

寫完了，又念了幾遍，雖然不算是十分沉博絕麗之品，自覺倒還可以拜客。用來壓着我這一篇危城記的陣腳，也算工力悉敵，毫無遺憾了。一首做成，覺得才思未盡，吟興還濃，七步走完，又是一首。詩曰：

一座城；

而是亞細亞洲的中華民國的陝西省的咸陽縣的縣大老爺管轄的咸陽原上一座偉大
崇高不生草木的古墳。

你胃囊內消化了許多活死人。

別了！再會！

要我上當？那可不成？』

